文獻徵存錄

文獻徵存錄卷二

杭　州錢　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　藻萩原編

楊瑀

楊瑀字雪臣毘陵人讀書爲巳隱居不仕李二曲言曩余遊毘陵毘陵有隱君子楊雪臣者數爲余言其從兄砥齋風節又言寓郡南園一時郡中諸名賢多過我者而潔庵唐翁過我尤勤雪臣稱翁坦率諒易任眞而行不愧三代遺直翁荆川先生從孫也或云唐宇堅其答雪臣隱君書曰客冬吳君濬長自都門以先生所撰尋樂堂記見寄喜慰無涯闡尋樂之旨竝及堯舜伊尹方

體用兼賅不墮一偏合之以敬庶學者當下知所從事而致樂有由痛快的確發前人所未發乃天地間一大文字何幸借徼盧發之雪臣有襄城紀異詩云賢勞當世變王事一身輕瘞玉留芳草歸魂樂故城精靈原不泯孝感自生情莫謂聲來異無聲卻有聲二曲去毘陵撰文賦詩贈行者甚衆雪臣序畧曰辛亥履端有告予者曰關中李先生至郡之人爭識之予獨無意乎予曰先生爲誰曰太守所師也予聞而謝之既又曰北方之學者也予聞而異之既又曰衣冠極古操履甚嚴吾道之楷模也且曰郤太守之聘幣辭撫軍之薦剡者也予乃聞之起敬曰異哉當斯世而有斯人也吾將識之雖

然猶未敢以人言而遽信也及得先生所著匡時一册以講學爲首務多推許陽明子之言予作而曰異哉講學之事末世所諱乃以爲匡時之要耶陽明之學尤今人所諱乃舉其言而是信是從耶吾將識之矣雖然猶未知其所自得者何如也旣而得先生所著學髓曰異哉言學者多矣求其知本者幾人哉求其知而能行且亟以之覺人者又幾人哉雖在數千里外猶當閉關以識之況儼然在望而可咫尺失之耶於是齋宿而造館舍望其容盎如也卽其言粹如也觀其動作威儀彬彬如也聽其語則又秩秩而莫可淆浩浩而莫可窮也其所論學語上語下各隨其宜因人以立教者也予不覺

恍然自失退而歎曰當斯世而有斯人也吾黨之幸也於是攜吾子若姪日就教於先生先生亦以瑀所志所學皆同而加之悃款之辭且以吾二子之少而可進也又往往於稠人中而申之以策勵鼓舞之辭異哉毘陵之去盩厔不下數千里乃天作之合使吾父子得見先先而蒙先生之惠愛如此也逾五旬而先生行瀕行執吾子之手諄諄語之曰吾行矣不復時時晤言矣雖然此心神交千里如一日也吾十餘年後聞東南有人傑必二子矣吾父子聞言感而欲泣感先生屬意至誠惻怛至此也因顧二子曰小子識之其勿忘先生之言嗟嗟先生行矣後晤何期有叩先生所居之遍爲他日造

訪之謀者先生不答但曰吾茲之出不獲已也今而後當處亂山虎豹之中閉戶不出以全吾身不復爲世所物色相見之期未可量也嗟乎哉先生之藏修也以不求聞達爲心先生之此出也以見父遺骸爲念先生之甫出而遽歸也斯實遯世不悔不見是而無悶者其爲人顧何如哉於先生之歸敬述璵之所以見先生與先生之所以加意於璵父子者亦以見一旦傾蓋心在千秋非偶然也顧亭林寄楊高士詩云廿載江南意愁來更渺茫友朋嗟日損雞犬覺年荒水歷書池淨山連草舍長但聞楊伯起絃誦夜琅琅又與之書曰僕所深服先生者在不刻文字不與時名郎君博探文籍而不求

仕進此又今日教子者所當取法也向者日知錄之刻謬承許可比來學業稍進亦多刊改意在撥亂滌汙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自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以示人也若音學五書爲一生之獨得亦足羽翼六經非如近時拾瀋之語而亦不可爲供他人捉刀之用已刻之淮上矣頗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之意其傾倒雪臣也至矣

顧炎武　吳任臣　張弨　張爾岐

顧炎武字甯人又字亭林崑山人本名絳明贊善紹芳孫年十四補諸生志操絕特惟同里歸莊與善時號爲歸奇顧怪炎武專心經書該究精悉與友人論學云百餘年來其爲學者往往言性言心茫然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罕言性與天道子貢所未得聞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但曰允執厥中其告哀公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顏子幾於聖人猶曰博我以文曾子而下篤實無如子夏其言仁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

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置四海困窮而講危微精一是其道高於孔子而其弟子之賢於子貢也孟子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所問孟子之所答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閒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所不言也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於出入往來酬酢皆有恥之事也士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

去之彌遠也又曰今之理學不取諸五經論語而資之語錄是之謂不知本典謨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卽談性道乃以文章爲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又曰經學卽理學也

舍經學而言理學則其所謂理學禪學也又曰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由是而充之一日克己復禮有異道乎今之君子學未及乎樊遲司馬牛而欲其說之高於顏曾二子是以終日言性與天道而不知其墮於禪學也嘗歎曰北方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之人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東海學士延之夜飲怒曰古人飲酒卜晝不卜夜世閒惟淫奔納賄二者夜行豈有君子而夜行者乎既壯文學之會漸廣投止所及莫不尊其名行望塵請謚炎武虛懷切磋因著廣師篇云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錫闡讀書爲己探賾洞微吾不

如楊雲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爾岐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山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容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彝尊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宏撰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弨至於達而在位其可稱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所得議也在關中與諸子論學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横渠藍田之教以禮爲先孔子嘗言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劉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君子爲學舍禮何由近講學諸師聚徒立名而其教不肅方將賦茅

鴟之不暇何問其餘哉炎武繼母王氏之女也未嫁守節姑病斷指以療崇禎中有司請於朝建坊旌之甲申聞國變絶食死誡炎武勿更出仕福王在南都崑山令楊永言薦炎武爲兵部司務遷延未就俄徵爲職方郎亦不至鋭意躭學自少至老手不捨書出門則以一贏二馬捆書自隨過邊塞亭障呼老兵詣道邊酒壚對坐痛飲咨其風土考其區域若與平生所聞不合發書詳正必無所疑而後已馬上無事輒據鞍默誦諸經注疏故友忽不相識頗責斥之或顚隮坑谷亦無悔也兵後盡粥其產將遊海上不果避怨至京口渡江謁孝陵變姓名爲蔣家傭既歸復有怨之者陷以罪幾不得解既

而居章邱治田舍長白山下俄爲土人所攘奪乃游都中至昌平謁十三陵東至會稽復北謁思陵攢宮往代州墾田曰使吾澤中有牛羊千江南不足懷也未久又之淮上復入都謁思陵又往來河北邊塞者十餘年凡謁孝陵六謁思陵六愛華陰之勝遂定居焉食沙苑蒺藜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身本南人喜北方風土嘗曰性不能行舟食稻而喜餐麥跨鞍入

國朝薦博學鴻詞又薦修明史皆辭在京師邱舍王士正曰先生博學強記請誦古樂府蛺蝶行可乎卽朗念一過同坐皆驚善爲詩詩筆皆妙有亭林文集六卷詩集五卷朱彝尊曰復社諸君多負文章經濟若顧甯人

媕羣雅而繼國風者也予嘗分書題其柱云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誦其詩讀其書友天下之士尚論古人其詩若孝陵圖天壽山衙王府邢州秀州井陘諸詩雄渾悲壯漢魏之遺音也詩無長語事必精當詞必古雅杅山長老所云清景當中天地秋色庶幾似之有古俠士歌云廣柳車中人異日河東守空傳曾朱家名字人知否尤得古意自大同至西口有云印鹽和菜滑桐乳入茶凝又極彩緻也嘗論嘉靖從祀之失曰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農也桑之祭先蠶也學之祭先師也一也按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

堂生臧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
元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二人代
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宣尼廟
堂蓋所以報其傳注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
謂得古人敬學尊師之意者矣神宗元豐七年始進荀
況揚雄韓愈三人此三人之書雖有合於聖人而無傳
注之功不當祀也祀之者爲王安石配享王雱從祀地
也理宗寶慶三年進朱熹淳祐元年進周頤張載程顥
程頤周頤者惇頤也避光廟諱去惇字景定二年進張
栻呂祖謙度宗咸淳三年進邵雍司馬光以今論之惟
程子之易傳朱子之四書章句集注易本義詩傳及蔡

氏之尚書集傳胡氏之春秋傳陳氏之禮記集說是所謂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者爾南軒之論語解東萊之讀書記抑又次之又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亦羽翼六經之作也至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禮之功蓋其豐昵之失而逞私妄議輒爲出入俱乖古人之旨去戴聖劉向馬融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又改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祀於其鄉二十二人之中惟存九人夫以一事之瑕而廢傳經之祀則宰我之短喪冉有之聚斂亦不當列於十哲乎棄漢儒保殘守缺之功而獎末流論性談天之學於是語錄之書日增月益而五經之義委之榛蕪自明人之議從祀始也又論易屬藁心曰慈谿黃氏震日鈔曰心者吾身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治於事惟

隨事謹省則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後齊一也孔子之教人也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不待言心而自貫通於動靜之間者也孟子不幸當人欲橫流之會始單出而爲求放心之說然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則心有所主非虛空以治之也至於齋心服形之老莊一變而爲坐脫立忘之禪學乃始瞑目靜坐日夜仇視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亂則曰易伏猛獸難降寸心嗚呼人之有心猶家之有主也反禁切之使不得有爲其不能無擾者勢也而患心之難降與日鈔又曰夫心之說有二古人之所謂存心

者存此心於當用之地也後世之所謂存心者攝此心於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無一息不運人得之以爲心亦不容一息不運豈空寂無用之物哉世乃有游手浮食之徒株坐攝念亦曰存心而士大夫溺於其言亦將遺落世事以獨求其所謂心迨其心迹冰炭物我參商所謂老子之弊流爲申韓者一人之身已兼備之而欲尤人之不我應得乎此皆足以發明厲薰心之義而周公先已繫之於易矣又論心學之失云論語一書言心者三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乃操則存舍則亾之訓門人未之記而獨見於孟子夫未學聖人之操心而驟語

夫從心此卽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旦晝之所爲有梏亾之者矣又云論語仁者安仁集注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閒非有所存而自不亾非有所理而自不亂此皆莊列之言非吾儒之學又云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亦是借用釋氏之言不可無酌又論艮其限列其夤曰學者之患莫甚乎執一而不化及其施之於事有扞格而不通則忿懥生而五情瞀亂與衆人之滑性而焚和者相去蓋無幾矣孔子惡果敢而窒者非獨處事也爲學亦然告子不動心之學至於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孟子以爲其弊必將如蹶趨者之反動其心此艮其限列其夤之說

也君子之學不然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而無藁心之厲矣又朱子晚年定論宋史陸九淵傳云九淵嘗與朱子會鵞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守南康九淵訪之朱子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泣下朱子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史言如此而王文成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已嘗與之書而辨之矣其書曰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眞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牘三數十卷之内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

裏者以爲得於旣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
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偶考得何
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
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
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
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
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
此二字而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卻未詳本字所指朱
子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注或問
也凡此愚皆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資
絕世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諸五

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為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為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揆之於理容有是邪他說固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語合第四書亦自以為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為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為詳盡竊以為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為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邪若以此二書為然則論孟集

句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如其以爲未合
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
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者安知不有毫釐之不同者爲崇於其間以成牴牾之
大隙哉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爲見之
尤眞而取其一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
所見端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
言之毫釐之差正在於此卽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
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所
謂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
明純粹又蚤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

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鄉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爲非而以墮此科臼爲悔夫得魚亾筌得兔忘蹄可也矜魚兔之獲而反追究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東莞陳建作學蔀通辯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爲之辯曰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甚明近世東山趙汸對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豈鵞湖之論至是而有合邪使其合幷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因之乃著道一編分朱陸

異同爲三節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若輔車之相倚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今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顛倒之弊舉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强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比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

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云盍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歿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而晚同乃至說成生異而死同可笑可笑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柰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宛平孫承澤謂陽明所編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

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在是問學在是知謬以朱子爲支離爲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爲晩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眞爲陽明舞文之書矣蓋自宏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世貞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弟

爲泰州王艮龍溪王畿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爲顏山農均再傳而爲羅近溪汝芳趙大州貞吉龍溪之學一傳而爲何心隱本名梁汝元再傳而爲李卓吾贄陶石簣望齡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爲一時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蔀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也炎武精音均之學因明陳第所說通之探檢經傳犬暢厥旨撰音論三卷詩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韻正二十卷韻補正一卷古音表二卷當世重之名爲音學五書好涉覽古今志乘略錄又參以目驗爲天下郡國利病

書百二十卷其零殘之說別爲肇域志則依圖經之例而詳錄者也獨肇域志散佚良可惋惜其日知錄三十卷說者謂可擬王伯厚困學紀聞又有九經誤字一卷二十一史年表八十卷杜預左傳集解補正石經考歷代帝王宅京記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求古錄一卷金石文字記六卷金石要例顧氏譜系考一卷菰中隨筆譎觚救文格論雜錄總數十卷世傳經世編十二卷託名炎武則非炎武所爲也本朝稱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爲首妻殁於家寄詩輓之而已竟卒於華陰年六十九炎武無子門人奉其喪歸葬崑山吳江潘耒敘其遺書行於世全祖望曰先

生少落落有大志耿介絕俗自崇禎己卯後歷覽二十一史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說部以及公移邸鈔之類有關於民生利害者隨錄之旁推互證務質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爲泥古之空言曰天下郡國利病書未敢自信其後周流西北且二十年徧行邊塞亭障無不了了而始成最精韻學能據遺經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欲追復三代以來之音分部正帙而究其所以不同以知古今音學之變其自吳才老而下廓如也喜金石之文到處蒐訪謂其在漢唐以前者足與古經相參考唐以後者亦足與諸史相證明蓋自歐趙洪王後未有若先生之精者則有曰金石

文字記晩益篤志六經謂古今安得別有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起不知舍經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故其本朱子之說參之以慈溪黃東發日鈔所以歸咎於上蔡橫浦象山者甚峻於同時諸公雖以苦節推百泉二曲以經世之學推梨洲而論學則皆不合其書曰下學指南或疑其言太過是固非吾輩所敢遽定然其謂經學即理學則名言也而日知錄尤爲先生終身精詣之書凡經史之粹言具焉華下諸生請講學謝之曰近日二曲亦徒以講學故得名遂招逼迫幾致凶死雖曰威武不屈然名之爲累則已甚矣又況東林覆轍有進於此者乎徐尚書乾學

兄弟甥也當其未遇先生賑其乏至是鼎貴屢書迎先生南歸願以別業居之且買田以養皆不至或叩之答曰昔歲孤生飄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竈徘徊渭川畢餘年足矣無子尚書爲立從孫洪愼以承其祀門人奉喪歸葬崑之于墊又曰王高士石菴之言曰亭林身負沈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於客死噫可痛也

吳任臣字志伊號爾器仁和人諸生涉覽記傳號能多識通天官六壬奇門學射事多中人比之管郭吳百朋

嘗在馬鳴九許語及鄦毆二字當作何讀任臣答曰毆也同見秦權鄦古文許出說文長箋百朋即取二書尋檢並如其說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既試授檢討與修明史歷志任臣入都與李因篤俱爲益都相國客一日閤學李天馥召客會宴任臣與毛奇齡在坐天寒因篤衣短貉裘而求毛色粗惡天馥謂當內其毛而衣之因篤曰是反衣也獨不聞反裘而負薪乎負薪所衣當是羊裘羊裘賤服也毛色所尚古無明文然定無從內向者奇齡曰毛不內向是也羊裘則用純黑論語羔裘元冠緇衣羔裘以冠衣黑色表毛色也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毛向外用白絲嵌之使黑白分明以爲飾此

非外向乎禮記云諸侯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解者謂黑羊雜狐白相間而成文者謂之黼裘純黑羊裘謂之大裘是天子用純黑羊裘諸侯用之謂之非古此非尊黑羊而賤狐白乎天馥以問任臣任臣曰信黼裘誓省狐裘祭臘論語狐貉之厚以居則狐用卑褻不如羊裘祀天之尊也且鄶詩云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羊裘狐白均可用爲朝服而狐多羊少則詩人譏之此亦貴賤之一驗也因篤笑曰田文以狐白脫秦患而五羊之皮秦人薄之國策云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果何貴何賤邪任臣曰羊之値不如狐然歷觀諸書則羊裘價賤而用貴狐裘價貴而用賤也坐客皆以爲然他日天

馥爲溥言之皆大歡喙志伊明於推步亦精樂律曾於市上見編鍾一枚叩之曰此大呂鍾也後滌視款識云古大呂之鍾所撰有十國春秋一百十四卷又周禮大義禮通春秋正朔考辨字彙補山海經廣注及託園詩文集

張弨字力臣又字亟齋山陽人父致中字性符爲復社魁首以經明行修舉未授官卒弨不應試家雖貧儲藏鼎盉碑版文甚富以賈爲業博雅好事嘗登焦山乘江潮落往山巖之下籍落葉而坐仰讀瘞鶴銘聚四石繪爲圖聯以宋人補刻字證爲顧況書朱彝尊舉逋翁集中王郎中見贈琴鶴詩以實之他日題王副使焦山剔

銘圖則云審視要非唐後勒昔年曾與張弨論朱亦不堅持其說也入秦拜唐昭陵徧觀從葬諸王公表碣潛碈斷碣必三復而聯綴成篇過村寺有碑碣埋沒榛莽者悉椎拓之嘗橅峴山石幢竝以瘞鶴銘辨昭陵六馬圖贊辨各一篇寄新城王士正士正悉其雅意以七言詩貺答之年老矣又耳聾攜兩子一孫客京師譜撰不輟尤善六書之學顧炎武音學五書弨所寫定也弨嘗校婁機漢隸字原爲之敘因論辭字曰辭乃辭訟之辭若辤受之辤則從受而文詞之詞又別爲論懷字曰懷乃懷想之懷若褱抱之褱則不從心而褱柚之褱又別爲論麟字曰麟大牝鹿也非西狩所獲也四靈之一乃

磨字也論氤氳二字曰以篆法當作壹壼而隸無壼字故借爲烟煴又借煴爲緼若氤氳乃俗字而絪亦俗字也論雕字曰雕之爲鵰猶雞之爲鷄本一字而彫則琢也今歧雕與鵰爲二字而系雕與彫爲一字謬之甚者也論華字曰古作𠌶通作蕐宋齊以前無花字北朝魏齊之交始有之論彊字曰彊者弓有力也强則蚚也非彊也論累字曰纍纍之纍省而爲累非積絫之絫論序字曰庠序之序是學名非次敘之敘論艸字艸乃象形若草則斗櫟實也別爲一字論气字凡天气地气之气皆气也加米是氣廩之氣今妄以氣爲气而加食字爲餼贅文也論俊字曰千人之材曰俊若儁則肥肉也門

乃弓之橫體引弓射佳故曰得雋非俊也今加人於雋旁通以爲俊謬之大者也論繖字曰黑與青相次之文市則上古蔽前之皮其字象形市之重文曰韍非黻也後世加艸艸於市爲芾非也又改韍作系爲紱亦非也漢人不曉妄用之宋之米元章名芾而近書作黻皆誤也葢謹守叔重家法其學迥出戴侗楊桓上

張爾岐字稷若濟陽人世世務農父行敎以儒業長爲諸生敎授鄉里自號蒿庵處士遭變祲孤惸懆瘁交遊絕少惟與長山劉友生樂安李象先關中李中孚王宏撰善臨終自敘墓石云處士病困自顧無可誌其墓口占數語以誌生平其曠達如此又有篤終論曰嘗言今

人受弔之位主人伏哭於柩東賓入門北面而弔拜畢主人下堂北面拜賓相習以爲定位鮮有知其非者不知方伏哭柩東時婦女當在何所乎女賓至主人避之否乎主人避而賓又至又將何所伏而待乎旣失男女內外之位又妨主賓拜謝之節考之士喪禮主人入坐於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此未斂以前主人室中之哭位也其拜賓則升降自西階卽位於西階東南面拜之固已不待賓於堂上矣及其旣斂而殯也居門外倚廬惟朝夕哭乃入門而奠其入門也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

人固不復在堂上矣所以然者其時卽位於堂南上者惟婦人故主人不得升堂也今主人柩東拜伏之位正古人主婦之位也若依周公孔子之故未斂以前則以柩東爲位既斂而殯則堂下直東序西面是其位也又

後論曰葬之習於侈也有久而不克葬者是知備物豐儀之爲厚其親而不知其悖於禮也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得葬後時而葬者謂之怠喪其自襲而斂自斂而殯自殯而葬中間皆不治他事各視其力日夕拮据至葬而已以爲所以計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始畢也襲

也斂也殯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則不可不葬猶之襲則不可不斂斂則不可不殯也故不可以他事間也今有人親死踰日而不襲踰旬而不斂踰月而不殯苟非狂易喪心之人必有痛乎其中者矣至於累年而不葬則相與安之何也殯者必於客位所以賓之也父母而賓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爲之者以將葬故賓之也所以漸卽乎遠也殯而不葬是使其親退而不得反於寢進而不得卽於墓不猶之客而未得歸歸而未得至與非人事之至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與嘗謂儀禮十七篇鄭康成注文古質賈公彥釋義曼衍學者不能測其端緒乃自爲一書取經與注章分之定其節目通

其疑義始名儀禮鄭注節釋後改名儀禮鄭注句讀附監本石經正誤各一篇於後是書二十九年乃成崑山顧炎武既爲之敘又手錄一本藏山西祁縣所立書堂嘗曰濟陽張稷若不求聞達故無當世名然所作禮書實可傳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嶽之稱許爾岐又以吳澄三禮考注違鄭賈者四十餘事惟少牢篇尸入正祭章補尸受祭肺四字爲有功於經餘皆出於依託撰吳氏儀禮考注訂誤一卷時人謂爲精審别有周易說略四卷詩說略五卷夏小正傳注一卷弟子職注一卷老子說略二卷濟陽縣志九卷蒿庵閒話二卷蒿庵集三卷其春秋傳議則未成之書也

嚴衍　談允厚

嚴衍字永思嘉定人明萬歷中諸生與李流芳爲友流芳雅推辭藻而衍耽情邃固有意述作年四十一讀司馬光資治通鑑旣服其事覈詞盈又病其於遺事軼聞甚多疏漏乃立志採纂與其友談允厚輯爲補資治通鑑以備省覽自序之略曰温公著書意在資治故朝章國政述之獨詳而家乘世譜紀之或略其於人也顯榮者多而遺佚則略方正者多而節俠則略丈夫者多而婦女則略乃援引正史及他書以補之或補爲正文或補爲分注其補正文之例有二有通鑑所已載而事或闕而不周文或簡而不暢則逐節補之有通鑑所未載

而事有關於家國言有係於勸懲則特筆補之其補分注之例有三一曰附錄事雖可采而或涉於瑣或近於幻故不以入正文一曰備考通鑑之所載如此他書之所載如彼雖兩不相合而事屬可疑故兩存之一曰補注胡身之注所未備或有譌舛以己意釋之其所取材則十七史居十之九稗官野史居十之一而要以法戒爲主其有關勸懲雖小史必錄苟無所取義雖正史亦删要使學者欲考興亾則觀政於朝欲知淳薄則觀風於野欲樹宏猷則法古人之大道欲修細行則拾往哲之餘芳人無隱顯道在者爲師行無平奇濟物者爲尚又謂周社雖滅秦命未膺昭襄雖彊不當遽以紀年朱

業有晉之惡浮於黃巢周雖彼善於此然北漢未亡柴氏並得臣之故於周搬入秦之後改稱前列國五季迭興之世改稱後列國進蜀漢於正統黜武氏爲附載此則取紫陽綱目之義以彌縫本書之失者也書既成以示人人皆不好之惟縣人黃淳耀大以爲善謂足踵宋袁樞通鑑紀事本末並傳後世矣衍入

國朝優游不仕以老壽終

談允厚衍同縣人衍補資治通鑑書爲之參校審定衍嘗謂之曰人之聰明百倍於我者有之才學千倍於我者有之而不能成此書者不如我之一也子之一不如我聰明過我我所以不可無子也書成允厚爲之序且

摘通鑑闕漏遺違若干事曰日食地震水旱蝗饑郊天祀廟行幸還宮封王命相皆通鑑所謹書者也而漢以前缺者十之一漢以後缺者十之三又摘通鑑違失十五事宋孝武大明五年初立馳道自閶闔門至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元武門所謂南北馳道也及孝武崩乃罷之通鑑但書罷不書立是謂無首李憲據淮南稱帝光武遣揚武將軍馬成擊之圍憲於舒建武六年馬成拔舒憲亾走其軍士帛意斬憲降封帛意爲漁浦侯通鑑於馬成拔舒帛意斬憲事闕而不書是謂無尾秃髪傉檀爲乞伏熾磐所滅虜其太子虎臺以虎臺妹爲后其後熾磐后與虎臺謀殺熾磐事露皆見殺通鑑於義

熙十年己豫書熾磐殺虎臺至宋景平元年又詳書之

豆盧欽望爲文昌右相在聖歷二年八月通鑑於神功元年八月聖歷二年八月兩書之其罷爲太子賓客本在久視元年二月通鑑於聖歷元年二月久視元年二月兩書之聖歷元年十一月始置控鶴監吉頊張易之張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通鑑於是年三月便書頊與二張同爲控鶴監供奉失其序矣晉永和三年趙麻秋攻枹罕甯戎校尉張璩固守大城太元元年符堅伐涼州張天錫遣征東將軍掌據率衆三萬軍於洪池考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紀此二事本是一人之事但載紀作張璩十六國春秋作常璩通鑑先書張璩後書常據

又謂常爲掌名與姓俱歧矣毛寶子穆之小字虎生通鑑於建元二年書穆之寶之子於太和四年書虎生寶之子前稱名後稱字宋武陵王贊小字智隨通鑑於泰始六年書智隨其後又書贊名與字祖歧矣晉咸和八年書慕容皝遣庶弟建武將軍幼稚討母弟仁于平郭兵敗幼稚爲仁所獲至咸康二年仁敗則云慕容幼慕容稚皆東走幼中道而還是分一人爲二人晉元興二年姚興遣使者梁斐張構使沮渠蒙遜通鑑書秦遣使梁構至張掖是合二人爲一人宋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沖死之通鑑謂沖與滎陽太守崔模降魏且爲考異以申之謂崔模仕魏爲武陵男宋書謂

抗節者誤夫宋書以模爲抗節誠誤至沖之死則宋魏史同辭柰何因模而幷誣沖乎唐中宗崩遺詔使相王旦輔政韋溫與宗楚客欲韋后臨朝議削相王輔政之語蘇瓌正色拒之曰遺詔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大怒竟削之瓌遂稱疾不朝睿宗卽位下詔襃稱之曰頃者遺恩顧託先意昭明姦回動搖內外危逼獨伸讜議實破邪謀此瓌不從韋宗之證也通鑑刪稱疾不朝改云懼而從之何其冤也又如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當在建安十七年孫權徙治建業以後而通鑑系於黃龍元年徙都建業之下亦爲失次梁大寶元年二月至四月紀日干支顚倒不一而足且有一月再書丙午者是

不若紫陽氏盡去之之爲愈矣胡身之注誤允厚正之曰晉武帝嗜酒流連內殿醒日旣少通鑑譌作醒治注即云醒而治事之日少是不考晉本紀也北齊幼主禪位於任城王湝自稱守國天王通鑑譌守國爲宋國注云齊猶未亾不應遽改國號宋當是宗國是不考北齊書也周宣王問鄭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捋鬚事胡誤以事由烏丸軌爲句宇文孝伯屬下讀因注曰孝伯何出此言是誣孝伯也允厚未仕其名不章於時衍之書亦罕傳者故具錄焉

施相

施相字贊伯亦稱石農仁和之湖墅人明末爲諸生國變後與其友徐介同隱於河渚河渚四面皆水所謂西谿也有鄒孝直草堂卽其址功飾之名曰亟居甬上萬斯備先墓在谿上自甬上來丙舍中三人相得甚歡斯備賦亟居二十四絕知好皆和之世所謂亟居倡和詩者也斯備論學出於姚江介以廲撝謙爲友源流各異相不相依溯獨以所見自成其是介性孤梗多所可否晩於撝謙頗糾其失而獨推敬相相有子雲蒸亦賢事介如父介卒相父子適皆出門門人疑所殯雲蒸之婦曰徐先生大故焉有不於正寢者且盡出其簪珥以成

禮相歸大喜曰不愧吾婦矣未幾相亦卒故人有爲禾中守及茗上大令者各以百金致樾雲蒸再拜謝之曰是非吾先人意也使者感歎而去相有遺詩百餘篇未行世全祖望曰先生之後已再世子屬金觀察江聲求其遺書既得之矣觀察家不戒於火先生之集亦遭其厄僅存遺詩一卷年來僦居且三易主萬氏丙舍僅餘一椽并開地之暫棲閣皆成陳迹河渚木鐸銷沈殆盡予每過谿上輒神傷者久之

吳偉業

吳偉業字駿公晚自號梅村太倉人母朱夢朱衣人送鄧以讚會元坊至而偉業生生有異質年十四通三史時里中張西銘溥以文章提唱後學同塾中竊其文藁投西銘西銘大驚後知爲偉業作因留受業歎曰文章正印其在子矣後鄉會皆同榜文風爲之一變崇禎庚午舉於鄉辛未會試第一人廷試第二授編修是時年二十三耳制辭云陸機詞賦早年獨步江東蘇軾文章一日喧傳天下當時以爲不媿未授室給假歸娶以復社著名爲世指目主湖廣試所拔多知名士立朝挺立無所附有以陰毒中之者會其人死事寢遷南司業甫

三日而漳浦黃道周論武陵奪情拜杖信至偉業遣太學生涂仲吉具橐饘上書訟寃當軸者以爲偉業主使深文其獄以中之幾不免尋遷中允諭德晉庶子丁嗣父憂歸甲申之變自縊爲家人所覺力止之乙酉拜南中少詹事知天下事不可爲拂衣歸杜門不通請謁每東南獄起常懼收者在門如是者十年將著書老矣會有迫之出者薦章交上有司敦逼就道二親流涕辦嚴以侍讀徵出山官祭酒越四年聞嗣母訃歸於家時年四十八性愛山水游嘗經月忘返所居故銓部王士騏之賁園拓而大之灌花蒔藥翛然有林泉之勝日與士友觴詠其間生平規言矩行尺寸無所踰博極羣書有

問經史疑難者於古今典故洞若指掌而虛懷推分尤
人所難自虞山没後先生獨任斯文之重海内之以文
爲請者日集於庭雅善書尺蹏便面爭藏弆以爲榮所
著梅村集四十卷春秋地里志十六卷春秋氏族志二
十四卷樂府雜劇三卷選婁東十子詩周肇子俶顧湄
伊人王揆端士許旭九日黄與堅庭表王撰異公王攄
虹友王昊惟夏王忭懌民王曜升次谷也偉業七言古
詩多用長慶體寫時事如永和宮詞宮扇琵琶行圓圓
曲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足備掌故至讀楊參軍悲
鉅鹿詩題蘇門高士圖贈孫徵君鍾元通元老人龍腹
竹歌雁門尚書行田家鐵獅歌題崔青蚓洗象圖諸篇

如高山大河如驚風驟雨聞之以平原沃衍故於少陵爲近出入於退之香山間五古及五七言律詩沈雄瑰麗王士正以爲明黃門陳子龍之勍敵臥子眞冠古才一時瑜亮獨有梅村耳辛亥元旦夢上帝召爲太山府君是歲病革有絶命詞云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須塡補縱比鴻毛也不如浙僧水月能前知拏舟迎之至曰公元旦夢告之矣何必更問老僧至期卒時康熙辛亥年也年六十三有子三皆五旬以後生寢門之哭學士大夫輒失聲曰一代文章盡矣病中賦賀新郎詞云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天高名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

殘月剖卻心肝今豈堪問華陀解我腸千結追往恨倍凄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炙眉頭爪噴鼻今日須難決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遺令死後斂以僧裝葬鄧尉靈巖相近墓前立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銘於人嗚呼先生之心事可悲也已先是順治壬辰館嘉興之萬壽宮輯綏寇紀畧原題鹿樵紀聞卷分一十有五以三字標目仿蘇鶚杜陽編何光遠鑑戒錄也世所行者鄒氏本僅十二卷張海鵬詠之婁東蕭子山係司成手錄原書介孫子瀟借得之完好如舊黃廷鑑又將刊本再校補尾頁脫

文四百七十四字此書始無遺憾矣今補遺虞淵沈中下二卷附錄一卷正十五卷也計東曰虞山之言曰梅村之詩殆可學而不可能而又非可以不學而能者也則其論先生之詩於才與法之閒亦微矣其貽書先生稱其精求於韓杜二家吸取其神髓而佽助之眉山劍南斷斷乎不能窺其籬落識其阡陌也夫虞山暮年之詩心摹手追於眉山劍南之閒顧稱述先生詩如此則其自遜爲不如可知誠非今之驕己淩物者可及也

馬驌

馬驌字驄御又號宛斯鄒平人少而淸羸徧通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順治十五年舉於鄉次年成進士皆添設之科也謁選京邸舉爲順天鄉試同考官除淮安府推官裁改靈壁知縣長於政術在縣有異績驌著繹史起開闢訖秦亾每卷一篇爲一百六十卷自敘云少習六藝之文長誦百家之說未能淹貫輒復遺忘頃於左氏春秋篤嗜成癖爰以敘事易編年辨例圖譜悉出新裁讐正舊失數易藁而成書謬爲同志所賞庸復推而廣之取三代以來諸書彙集周秦以上事譔爲繹史是分五部一曰太古二曰三代三曰春秋四曰戰國五曰

外錄凡一百六十篇篇爲一卷紀事詳其顚末紀人備其始終十有二代之閒君臣之蹟理亂之由名儒法墨之殊途縱橫分合之異勢瞭然具焉除列在學官四子書不錄經傳子史文獻攸存者靡不畢載傳疑而文古者亦復弗遺如神農本草黃帝素問陰符經風后握機經山海經周髀算經穆天子傳逸周書竹書紀年越絕書之類雖未必果出當年要亦先秦遺書至夫莊列寓言事雖不信文亦奇矣眞贋錯雜者取其强半如鬼谷子尉繚子鶡冠子家語孔叢子之屬或原有其書而後世增加或其書脱遺而後人補竄又如管莊之書亦非盡出管莊之手附託全僞者僅存要略如三墳六韜亢倉子關尹子子華子於陵子之類皆近代之人依名附託鑿空立論膚淺不倫姑存一二漢魏以來稱述古事兼爲采綴以覘異同若乃全書闕軼其名僅見緯讖諸號尤爲繁多則取諸箋注之言類萃之

帙雖非全璧璘窺一斑又百家所記或事同文異或文同人異郵如左國公穀序事各別是事同文異也岑邵邑人之稱或曰桓公或曰景公舟人鴻鵠之對或爲晉平公或爲趙簡子是文同人異也劉向韓嬰等所記尤往往相亂至諸書用字不同悉依原本加公羊假修穀梁作鍛修無駭卒穀梁作侈齊人殲于遂公羊作瀸此類甚多周官法皆作灋三禮篇多作辯呂覽或作覲明或作旗莊子居或作姬此各書用字之異不可更也互見疊出不敢偏廢所謂疑則傳疑廣見聞也又有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卷與繹史並見重於世世顧炎武見其書驚歎以爲不可及時人稱爲馬三代康熙十二年卒於官靈壁人皆爲制服云後有奉天李鍇鐵君著尚史創立條例首軒轅本紀次五帝三王秦本紀次列傳次世家次世繫次表次志次圖次序傳凡七十卷八十餘萬言亦繹史之亞

也鍇刑部侍郎輝祖子雅好吟詠以杜甫爲矩式有豕
青山人集未及序用卒王士正云康熙四十四年
聖駕南巡至蘇州一日垂問故靈璧知縣馬驌所著繹
史命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原版明年四月令人賫白金
二百兩至本籍鄒平縣購版進入內府人間無從見之
矣

尤侗　馮班　陳子升

尤侗字同人又字展成號悔庵一號艮齋長洲人晚自號西堂老人西堂者讀書之所也少日博聞强記補博士弟子員貢於廷謁選除永平推官初徐元文匿䄂南海子侗其業師也

世祖親控玉虬一日顧問尤悔庵者三每覽西堂雜俎曰眞才子常作秋波詞又有讀離騷樂府流聞禁中令梨園子弟鏤之管弦爲雅樂比清平調何其豔也後以細故自永平罷歸新城王士正寄詩云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飄零法曲人閒遍誰付當年菊部頭尤讀之爲泣下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授檢討入史

館纂修明史留史局三年舉鴻博中年最長迨子珍以
進士改庶吉士乃告歸家居常作明史樂府百首以擬
李西涯又有外國竹枝百首其西堂雜俎時奉爲兎園
册晚爲艮齋雜記一歸雅馴全集五十卷餘集七十卷
鶴栖堂藁十卷又明史藝文志一卷宮閨小名錄四卷
後錄一卷生日志感云半百年過意不如看雲藜杖倚
荒廬平生最拙惟謀食一事差强已廢書蕭瑟江關哀
庾信飄搖風樹泣臯魚何當燕市尋屠狗灑酒荒天弔
望諸所作桃花源㬋白衛傳奇尤爲人所膾炙士正復
寄詩云猿臂丁年出塞行灞陵醉尉莫相輕旗亭被酒
何人識射虎將軍右北平己卯巡幸江浙

賜侗書曰松鶴堂年八十二矣癸卯復南巡進侍講嘗
偕諸儒臣進平蜀詩文
聖祖見其名曰此老名士侗時猶康强善飯相地於官
山之陰築生壙自爲之志結丙舍曰草草山房卒年八
十七沈德潛云西堂少時專尚才情詩近溫李歸田以
後倣白樂天流於太易雖街談巷議可入韻語中遠近
或以游戲視之比於王鳳洲之評唐伯虎不知四十至
六十時詩開闔動盪軒昂頓挫實從盛唐諸公出也
馮班字定遠常熟人論詩宗晚唐不取嚴羽妙悟之說
嘗謂熟觀義山詩可免江西粗俗槎枒之病王士正曰
班博雅善持論著鈍吟雜錄嘗云朱子言禮稱鄭康成

後儒不從也却用陳澔注程子極信詩小序後儒不從也却從朱子又云祝字有去聲後人則作咒詛字錢受之不知也訊誶是一字王弇州不知也作文字不可不講字學論文多發前人所未發但斥滄浪不識一字太妄鈍吟雜錄凡九種家誡二卷正俗一卷讀古淺說一卷嚴氏糾繆一卷日記一卷誡子帖一卷遺言一卷通鑑綱目糾繆一卷將死之鳴一卷班著述散佚其猶子武裒而成編非士正所見本矣趙秋谷一見歎爲至論至具朝服下拜嘗以私淑門人刺焚於定遠墓前游仙詩云晝邀女伴看桃花三鳥回時滿地霞記得明朝是丁卯青童又合上東華玉洞桃花又爛開等閒相望隔

塵埃劉郎也似山中水一到人間便不回畫屏云時世梳妝色色新吳娃偏自小腰身修蛾雲鬢能多少枉向楊林賦洛神無題云叢桂風多起夜遲柔腸已到九迴時瑠璃窗外姮娥影喘殺吳牛自不知梅花云長廊盡處是東牆柳絮風中見謝孃今日不堪簾外樹一枝和粉弄斜陽臨桂伯墓下絕句云馬鬣悠悠宿草新賢人聞道作明神昭君恨氣萇宏血帶露和煙又一春又摘句不知一夜前郵雨多少春泥上燕巢是謂才人之筆風格在温李小杜間有定遠集十卷朱彝尊曰啟禎詩人善言風懷者莫若金沙王次回定遠稍後出分鑣竝驅次回以律勝定遠以絕句見長大都次回全學温李

而定遠多師其源出於才調集也

陳子升字喬生南海人有中洲集古詩倣玉臺金樓五律規橅太白浩然然其心摹手追者匯海目也薛始亨岡生序其詩曰洪永迄今天下之詩數變獨粵中猶奉先正典型自孫典籍以降代有哲匠未改曲江風流庶幾哉才術化爲性情無愧作者矣此善言土風者游峽山云軒轅二帝子弄笛開禺陽江岸扁舟客聞鐘到上方仙靈今寂寞雲水空青蒼欲遣愁心去猨聲嶺外長又摘句黃屋晴連漢塞雲青山曉挂秦時月

黃宗羲 弟宗會 靳熊封　　陳赤衷　黃允翔　楊開沅

黃宗羲字太沖餘姚人明御史尊素子尊素以忤奄人與楊漣左光斗並死詔獄宗羲每夜讀書嗚嗚而哭思宗即位獨先至長安上疏訟父冤嘗袖一鐵椎擊奄黨假子許顯純流血被脛既詣詔獄門脩祭慟哭又拔崔應元之鬚歸告其父主宗羲奮迅感激無所迴避天啓中被難之家以十數其子弟各懷忿疾求復讎怨推宗羲為魁首宗羲時年十九南都既建奄黨燼其餘燄糾都御史劉宗周并及宗羲將下郡縣捕治之會明亡乃免宗羲家居明魯王嘗授以官既入

國朝養母不仕康熙中置博學鴻詞科廣招遺佚學士

葉方藹薦宗羲宗羲辭都御史徐元文監修明史薦宗羲明練故事遂徵之以母老及病辭

詔取所著書有關明史者宣付史館宗羲爲學務求精熟嘗謂明代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文謂問學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必兼讀史史學明而後不爲迂儒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其論易曰聖人以象示人者七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後儒之爲僞象者四納甲動爻卦變先天乃崇七象黜四象著易學象數論以授學者又論遁甲太乙六壬世謂三式皆主九宮以參人事乃以鄭康

成太乙行九宮證太乙取吳越春秋占法春秋外傳伶州鳩之對測六壬推五行之究極本乎大道不用臆說也又用泰西術探日月五星之會以知其行度宣城梅文鼎算星歷本周髀經人以爲妙其實肇於宗羲宗羲雖不與修明史然史官著作常轉咨之因起明史條例年月依國史官爵世系取家傳參詳是非兼用稗官雜說是時史館初置頗引召雅徒凡數十人鄞縣萬斯同稱一時南董見宗羲說施行之聚書數萬卷裝本厚二寸許置架上人求不得宗羲獨省記之年六十如少壯時冬夜身擁縕衣足踏土爐上執卷危坐暑月則以六帷蔽其體限讀如干卷卷數不登終不休息刱與知府

孝鐸深敬之行鄉飲禮請賓之貽鐸書曰宗羲蒙
天子命召入史館庶人之義召之役則往役筆墨之事
亦役也時以老病堅辭不行
聖上憐而許之今之鄉飲酒亦奉故事以行者也若召
之役則避勞而不往召爲賓則貪養而飲食衎衎是爲
不忠也鐸遂不復强之康熙五年復舉證人會於越中
以申蕺山之緒已而東之鄞西之海昌皆請主講大江
南北從者甚衆論學師蕺山詮良知不用姚江說於宋
元諸儒皆有著錄嘗取明代儒者區分之定學案冠以
師說弟子附焉首崇仁吳與弼康齋也次白沙陳獻章
白沙也次河東薛瑄敬軒也次三原王恕石渠也次姚

江王守仁陽明也姚江之學至廣又分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粵閩王門學案附焉次止修李材見羅也次泰州王艮心齋也亦自姚江出也次甘泉湛若水甘泉也次諸儒首方孝孺遜志終孫奇逢鍾元次東林顧憲成涇陽也末爲蕺山劉宗周念臺也書成敎之生徒甚盛鄞陳赤衷董允蹈慈谿鄭性山陽楊開沅皆事之陳錫嘏仇兆鼇及萬斯大斯同昆季亦出其門安陽許三禮知海昌延主皐比從受三易洞璣及官京師歲貽書問學嘗令弟子輩取漢唐宋元諸儒經解併其煩複著其異同勒爲一書經始春秋只春王正月一句已盈五六帙度不可成遂罷宗羲少年砥礪名義以志膽自喜

既歷患難乃潛心淸苦盡究術業嘗曰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使伯玉枉師之矣學案凡六十二卷又輯二程學案及宋儒元儒學案學者欲觀古今儒者源流門戶同異得失此書備矣善古文辭成南雷文案四卷吾悔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劉子行狀二卷詩歷四卷忠端祠神弦曲一卷後總爲南雷文定晚又省爲文約文定十一卷文約四卷別有梨洲集則歙令靳熊封慕其名代爲開雕者也又著大統法辨四卷授時歷故一卷大統歷推法一卷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圜八綫解一卷授時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回回法假如各一卷氣運算法句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圓要義共

如干卷皆所序歷譜也又爲易學象數論六卷春秋日
食歷一卷律呂新義二卷孟子師說二卷授書隨筆一
卷是其發抒經學之籍也又明史案二百四十二卷條
舉一代之事供采摭備參定也以宋史爲不辭欲輯宋
史未能就業今叢目補遺三卷存焉又贛州失事一卷
紹武元立記一卷四明山寨記一卷海外慟哭記一卷
日本乞師記一卷舟山興廢一卷沙定洲紀亂一卷賜
姓本末一卷汰存錄一卷其餘深衣攷一卷歷代甲子
攷一卷今水經一卷四明山志九卷明夷待訪錄二卷
留書一卷思舊錄一卷剡源文鈔四卷明文海四百八
十二卷明文授讀六十二卷並大行於世其宋文鑑元

文鈔未成又台宕紀游匡廬游錄姚江逸詩姚江文略
姚江瑣事補唐詩人傳病榻隨筆黃氏宗譜黃氏喪制
自著年譜共若干卷康熙三十四年卒於家年八十有
六十六年先自營生壙於忠端墓旁中置石牀不用棺
槨子弟疑之乃作葬制或問一篇援趙邠卿陳希夷例
戒無得違命一衾一被角巾深衣遂不棺而葬弟宗炎
宗會並有異稟時目爲三黃子百家字主一少傳父業
又事梅文鼎有句股矩測解原二卷尚書徐乾學延之
入史局其父宗羲先不就徵以書戲乾學曰昔聞首陽
山二老託孤於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吾遺
子從公可以舍我矣全祖望曰公論文以爲唐以前句

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故自唐以後爲一大變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所不可變者千古如一日也公之文不名一家晚年愛謝臯羽文以所處之地同也雖不赴徵書而史局大案必咨於公本紀則削去誠意伯撤座之說歷志出吳任臣手千里貽書乞公審正其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爲元儒之陋明史不當承其例時朱彝尊方有此議湯睢州出公書示衆遂去之其於講學諸公辨康齋無與弟訟田事白沙無張蓋出都事一洗昔人之誣黨禍則謂鄭鄤杖母之非眞寇禍則謂洪承疇殺賊之多誕死忠之籍尤多確核如奄難

則丁乾學以膈死甲申則陳純德以仟戮死南中之難則張捷楊維垣以逃竄死史局依之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經爲考證公多碑版之文其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以軍持自晦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公曰是不甘爲異姓之臣反甘爲異姓之子也故其所許者只吾鄉周囊雲一人公弟宗會晚年好佛公反覆言其不可蓋公於異端之學雖有託而逃者猶不少寬焉初在南京社會歸德侯朝宗每食必以伎侑公曰朝宗尊人尚在獄中而燕樂至此乎吾輩不言是損友也或曰朝宗賦性不耐寂寞公曰夫人而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至矣時數爲名言及選明文或謂朝宗不當復豫公曰姚

孝錫嘗仕金遺山終置之南冠之例不以爲金人者原其心也夫朝宗亦若是矣乃知公之論人嚴而未嘗不恕也晚年好聚書所鈔自鄞之天一閣范氏歙之叢桂堂鄭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後則吳之傳是樓徐氏然嘗戒學者曰當以書明心毋玩物喪志也當事之豫於聽講者則曰諸公愛民盡職即時習之學也身後故廬一水一火遺書蕩然諸孫僅以耕讀自給今大理寺卿汪漋鄭高州門生也督學浙中爲置祀田以守其墓高州之子性又立祠於家春秋仲丁祭以少牢而葺其遺書焉

宗會字澤望讀書有法度其所藏書丹黃工緻篇幅精

整訖一書更一書循環不輟喜飲酒甆栝瓦罇几右班設又雜陳鹽豉讀書約數百行酌酒飲之自朝及夕頽薰潤陶然步阡陌閒吟嘯爲常學者稱石田先生

陳赤衷字葵獻鄞人邃於經術新城王士正嘗稱之

董允蹈亦鄞人舉人善古文辭

楊開沅字用九山陽人康熙二十年進士河漕利害頗所究悉著書未終業也

靳熊封字治荆爲歙令遷固原州再遷甯波同知嘉靖間歙人王寅仲房嘗輯新都秀運集熊封以爲有關此縣掌故捐俸重刻之又嘗介曹貞吉以詩百餘篇寄士正其風流好事如此

黃宗炎

黃宗炎字晦木一字立溪忠端公子也忠端有子五人受業蕺山者三伯子宗羲仲子宗炎叔子宗會也宗會至狷而宗炎好奇負氣自喜學者稱爲鷓鴣先生初以明經貢太學國變後盡喪其家貲賣藥於海昌石門間或爲人鐫花乳印石以自給善繪事倣李思訓趙伯駒二家又善製硯人爭買之賈直皆有定通象緯律呂軌革壬遁之學旣屢蒙大難幸而不死乃專治易論易黜陳摶先天說謂秦以易爲卜筮之書其書未經燔燒乃禁絕其圖藏於道家歷二千餘年至摶始出遞傳之邵子邪其爲僞託灼然可知故辨先天八卦方位曰邵子

引天地定位一章造爲先天八卦方位謂天地定位者乾南坤北也山澤通氣者艮西北兌東南也雷風相薄者震東北巽西南也水火不相射者離東坎西也夫所謂定位者卽天尊地卑而乾坤定之義何以見其爲南北也山能灌澤成川澤能蒸山作雲是謂通氣何以見其爲西北東南也雷宣陽風盪陰兩相逼薄而益盛何以見其爲東北西南也水火燥溼違背然又有和合之用故曰不相射何以見其爲東西也蓋邵氏所謂乾南坤北實養生家之大旨謂人身本具天地但因水潤火炎失其本體是故損乾之中畫以爲離塞坤之中畫以爲坎乃後天也今有取坎塡離之法挹坎水一畫之奇

歸離火一畫之偶如所謂鍊精化氣鍊氣化神者益其所不足而離復返爲乾如所謂五色五聲五味鑿竅喪魄者損其所有餘而坎復返爲坤乃先天也養生所重專在水火比之爲天地旣以南北置乾坤不得不移坎離於東西亦以日月之方在東西也火中木水中金之說蓋取諸此然而東南之兌西北之艮西南之巽東北之震直是無可差排勉强位置緣四卦者在丹鼎爲備員非要道也奈何以此駕三聖人之易而上之乎其辨橫圖曰八卦旣立因而重之得三畫卽成六畫得八卦卽成六十四卦何曾有所謂四畫五畫十六卦三十二卦者四畫五畫成何法象十六卦三十二卦成何貞悔

之體何不以三乘三以八加八直捷且神速乎焦氏之易傳數不傳理其分爲四千九十六卦實統諸六十四卦是一卦具六十四卦之占非別有四千九十六卦之畫也兩間氣化自有盈縮陰陽或互有多少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造化之參差義理之所由以立也如邵子是一定之易也非不可典要之易也故曰邵子乃求爲焦京而未逮者也其辨圓圖曰邵子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爲未生之卦知來逆天右旋鑿空立說分卦背馳數當以自一而下爲順今反以四三二一爲順以自八而上爲逆今反以五六七八爲逆又曰易數由逆成若逆知四時之謂然則震巽兌乾𤍠

當於易是冗員也易道非專爲歷法而設歷法亦本無取於卦氣至日閉關偶舉象之一節耳今必以六十四卦配入二十四氣則亦須一氣得二卦有奇而後適均也乃自冬至之後閱頤屯益震至臨凡十七卦始得二陽已是卯半爲春分矣又閱損節中孚至泰凡八卦始得三陽已是巳初爲立夏矣從此閱大畜需小畜而爲大壯之四陽是巳半爲小滿矣乃閱大有即爲五陽之夬是午初之芒種即比連爲六陽之乾是午半之夏至六陰亦然何其不均也邵子蓋欲取長男代父長女代母之義以震巽居中震順天左行自復至乾三十二卦遇姤而息巽逆天右行自姤至坤三十二卦遇復而息

夫兩間氣運循環其來也非突然而來即其去而來已豫徵其去也非決然而去即其來而去已下伏焉得分疆別界如此此其辨方圖曰方圖之說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意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蓋所謂十六事者但取老長中少陰陽正對稍比諸圖可觀然何不確守乾坤一再三索之序而演之爲勝也且以西北置乾東南置坤又與先天卦位故武不同何也又以皇極經世爲誣辨之曰邵子所云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寒暑晝夜風雨露雷性情形體草木飛走耳目口鼻聲色臭味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皇帝王霸易詩書春秋似校說卦爲詳然不知愈詳而挂漏

疏因益甚又謂太極圖說異於道家而非易之太極辨之曰河上公作無極圖魏伯陽得之以著參同者也圖自下而上其第一層曰元牝之門即太極圖之第五層也其第二層曰鍊精化氣鍊氣化神即太極圖之第四層也其第三層曰五氣朝元即太極圖之第三層也其第四層曰取坎塡離即太極圖之第二層也第五層曰鍊神還虛復歸無極即太極圖之第一層也方士之秘在逆而成丹故自下而上周子在順而成人故自上而下夫老莊以虛無爲宗靜篤爲用今方士之術又其旁門周子之圖窮其本而返之老莊可謂拾瓦礫而得精藴矣但遂以爲易之太極則不可也疑先天太極圖者

衆矣以其出自前儒辨之弗敢盡也至宗炎之破之則其說大暢矣作詩至萬首不主故常專學宋人有周易象詞十九卷尋門餘論三卷圖書辨惑一卷總名曰憂患學易又有六書會通及二晦山栖諸集全祖望曰晦木既自放乃著憂患學易以存遺經著六書會通以正小學以故居被火并二晦山栖諸集俱亡或曰晦木晚年嘗作一石函錮其所著述於中懸梁上謂其子曰有急則埋之化安山丙舍身後果有索之者其子遂埋之而今其子亦卒莫知所在非火也予因其從孫千人禱於先生以求之嗚呼先生好奇其獨不能使遺書復出以慰予邪

王士正

王士正字貽上號阮亭新城人幼入家塾六七歲讀燕燕于飛詩便悵觸欲涕肄經之隙私取文選唐詩諷之學爲五七言韻語其兄士祿喜詩乃取王孟韋柳及常建王昌齡劉昚虛數家詩使手鈔寫之十五歲有落箋堂初藁年年搖落吳江上忍向煙波問板橋其卷中警句也順治八年舉于鄉與邑隱君徐夜交相贈荅祖方伯公年九十一猶及見以家藏邢太僕書白鸚鵡賦賜之十二年成進士未廷試而歸交益廣詩日益彩又一年丁酉客濟南時正秋賦與諸名士集明湖飲水上亭亭下有楊柳十餘株因作秋柳詩四首和者數十人繼

而江南北亦多和作藝苑名之曰秋柳社十五年補試得二甲是科以給事中言二甲前十人爲知州餘及三甲前爲推官餘皆知縣庶吉士外無京職自是科始再入都與長洲汪琬南海程可則以詩相砥礪謁選得揚州推官初至揚州地務殷劇賓客闐溢晨起坐堂皇覽文書口決訊報呼譽之聲沸耳案牘成手中已放衙召客刻燭賦詩淸言霏霏不絕坐客見而詫曰王公眞天才也按部如皐修禊冒氏水繪園詩人邵潛僑居如皐年八十餘矣屛隘巷徒步訪之福淸林古度客揚州亦八十餘爲之撰杖不厭成都費密南昌陳允衡黃州杜濬以次定交三原孫枝蔚僑寓揚州不肯詣人士正先

以詩投之遂與契自是論交徧天下矣一夜被酒讀東洵吳嘉紀詩因縱筆為之序雪中馳使三百里致之吳大喜過望買舟至揚州謁謝嘗與諸名士脩禊紅橋首倡冶春詞二十餘首宗元鼎詩云五日東風十日雨江樓齊唱冶春詞陳其年詩云兩行小史豔神仙爭寫君侯腸斷句是也其後過紅橋多見憶者遂為廣陵故事矣與別駕程康莊以公事渡江往兒陵同遊金焦北固訪鶴林招隱竹林諸勝為過江集往松江謁直指次滸墅聞鄧尉梅花開買輕舟入太湖口訪光福元墓留聖恩寺四宜堂賦詩數十篇而返有入吳集因自號漁洋山人會治海上遺孽入寇之獄使者至金陵肆意羅織

士正多所保全揚州賈人積逋數萬有物故者繫其孥株連親族爲募欵代輸之白高郵居烈婦寃五年中結大案八十有三士正詳於吏幹不廢風雅而公事亦無濡滯吳梅村擬以劉穆之謂其日了公事夜接詞人也少與兄士祿好爲香奩體其年作詞懷二王有云名士終朝能妄語士正讀至此笑曰家兄與下官不敢多讓初入都與海鹽彭孫遹常以香奩詩酬荅有彭王倡和集以詩贄錢尚書年二十八其詩皆少作也錢一見欣然序之贈古詩一首有騏驥奮蹴踏萬馬喑不驕勿以獨角麟儷彼萬牛毛之句用宋文憲贈方正學語也又采之入吾炙集在如皋馬上成論詩絕句四十首在毘

荏湖舟中作歲暮懷人絶句六十首丙夜而畢紙盡以公牒牘尾書之淋漓殆遍自淮上還青簾畫舫乘風南下與鈍翁相值秦郵湖遙語曰有事欲附致家國博及遣信至乃寄舫中所有第二泉四罌而已汪以道遠稍難之士正攢眉曰汪大乃成俗吏性和易寬簡好奬引氣類然人以詩文投謁者必與盡言其得失不稍寬假桐城方苞少至京師投以行卷爲力言其與詩不相近方後終身不作韻語也由司李聘入簾至白門夜鼓枻行大江中漏將盡抵燕子磯興發欲登時天雨新霽林木蕭瑟江濤噴涌與山谷相應答從者顧視色動王遙呼束炬以往題數詩於石壁從容屐步而還翼日詩傳

白下和者數十家與西樵每過郵亭野店輒泚墨題詩詩既驚人使筆斗大尤侗道經燕齊見之解鞍造食坐對移晷不能去康熙元年選唐律絕句爲神韻集三年考滿內遷在揚州奉薦皆及格當行取臺省既而行取例停罷不用擢禮部主事七年遷員外郎八年權清江關司船廠革廠中陋例以漁洋集二本一付楚雲師藏之南嶽一付拙菴藏之盤山十年遷戶部郎中十一年典試四川遭母喪歸里別次平生師友之作割神韻集什分之三附之錄兄士祿詩於後爲感舊集入是集者山澤憔悴之士居多服除赴京補四川司郎中十七年召對懋勤殿賦詩次日遂改侍講未任轉侍讀由部曹

改詞臣自士正始實異數也十八年充明史纂修官十九年遷祭酒請修各省經史刻板所甄拔優異湯右曾馮景查嗣韓查昇陶元淳惠周惕金居敬史夔高曜得士尤衆所賞者工部李我郊爲侍讀時值徵試鴻博因言湯斌於魏象樞擧之果爲名臣爲祭酒時疏請丁祭孔子用天子禮樂又請正崇祀諸賢位號謂漢田何當增祀鄭康成當復祀宋尹焞明曹端章懋蔡清呂柟羅洪先呂坤當從祀事皆施行二十三年遷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祭告南海二十四年請急歸遭父憂先是丁未戊申間與若文公畝玉蚪輩在京師爲詩倡和士正詩所用字句偶涉新異諸人效之琬曰君等勿效阮亭渠

別有西川織錦匠作局在葉方靄曰士正歌行他人不能到只是熟得史記漢書耳二十七年撰三昧集二十九年補少詹事遷左副都充講官九月升兵部侍郎三十年充會試考官調戶右侍三十三年充纂修類函總裁官轉左時捐例方開相緣爲奸利一無所預戒所司勿呈稿畫諾三十五年祭告西嶽西鎮江瀆三十七年遷左都御史冬直南書房三十八年遷刑部尚書四十年請急歸葬旋還朝四十三年以王五一案失出免先是徐乾學以金箋索詩爲内大臣明珠壽士正念曲筆以媚權貴君子不爲力辭之四十九年復原官五十年五月卒年七十八是年口占一聯云得第重逢辛卯歲

删詩斷自丙申年門人私謚文介乾隆乙酉補謚文簡爲戶侍時遇秋審有罪疑而可矜者每侃侃言之無所迴避多從情實改緩決御史郭金城疏請裁冗官及都察院官士正曰御史爲耳目之官有彈劾之責所云猛虎在山藜藿不采關係言路豈同閒散議裁之事未可依從於是御史得不裁士正談詩大抵源出嚴羽以神韻爲宗當康熙中其聲望奔走天下惟吳喬竊目爲清秀李于鱗汪琬均以其喜用僻事戒人勿效而趙執信作談龍錄排詆尤甚平心而論開國之初人皆厭明代王李之膚廓鍾譚之纖仄於是談詩者競尚宋元旣而宋詩質直流爲有韻之語錄元詩縟豔流爲對句之小

詞士正等以模山範水之才倡天下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天下翕然應之然所稱者盛唐而古體惟宗王孟上及於謝朓而止較以十九首之驚心動魄則有天工人巧之分矣近體多近錢郎上及乎李頎而止律以杜甫之忠厚纏緜則有浮聲切響之異矣故當代之有士正亦如宋之蘇軾元之虞集明之高啟而尊之者必躋諸古人之上激而反脣此傳其說者之過非士正之過也然其同時譽之者多身後毀之者亦復不少推其致毀蓋有兩端一則標舉神韻一則過求典雅故博麗有餘莽蒼之氣不及古人要之遭際隆盛不能强作無病呻吟合觀全集以博雅勝者居多入蜀後詩骨愈

蒼境愈熟知人論世在識曲者聽其眞也其和漱玉詞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語時人號曰王桐花鈍翁曰之曰鳳姿玉舉逸藻雲飛正此類也其他濡染大筆渾灝流轉具有掣鯨碧海氣象後人或譏其優孟衣冠亦可謂蚍蜉撼大樹矣近體五言如漫興十首少陵先生祠陸宣公墓七言如夔府城樓望八陣圖上凌雲絕頂李元禮墓馬伏波祠趙承旨畫羊等詩皆傑作也絕句神韻獨絕佳者尤多鈍翁長於古文詩不及王惟絕句差可雁行耳所著帶經堂全集池北偶談二十六卷居易錄三十四卷古懽錄八卷浯溪攷二卷香祖筆記十二卷古夫于亭雜錄六卷漁洋詩話一百六十餘條凡

三卷分甘餘話四卷長白山錄一卷十種唐詩選文粹選五七言古詩選唐人萬首絕句選徐東癡詩選張蕭亭詩選三昧集三卷精華錄十卷蜀道驛程記四卷粵行三志三卷皇華紀聞六卷廣州遊覽志一卷秦蜀驛程後記隴蜀餘聞各一卷蠶尾詩二卷蠶尾續集六卷國朝謚法攷一卷古夫于亭稿二卷蠶尾後集二卷漁洋詩二十二卷漁洋續詩十六卷漁洋文十四卷蠶尾文八卷蠶尾續文二十卷其偶談居易錄略仿唐人小說然其所采多可備文苑儒林傳之采摭其旨隱而不宣也後嘉慶十九年史館撰二傳取於此書者居多矣

汪琬漁洋詩集序曰予嘗誦齊詩自雞鳴以下凡十有

一篇詩疏以爲哀公政衰荒淫怠慢齊人變風始作然則所謂敖辟驕志者蓋變風也自太公以來四公時之正風不傳久矣意者子札其猶及見且聞之與故爲咨嗟歎息其美而思慕太公如此與孔子與子札同時及其刪詩不錄齊之正風豈孔子所見不逮子札與抑他有所爲與予惑之舊矣予友王貽上齊人也博雅好古往在京師時數相往還惜乎不能舉此以問貽上以辨正其所惑也貽上之詩緒密而思深縱橫馳驟不蹈襲前人一言庶幾盡破其所習以進於正風者與使今世復有吳季子札宜何如咨嗟太息其美與抑使貽上得生孔子之世孔子豈能盡刪其詩而不錄與然則貽上

之所造可知矣吳在孔子世爲夷齒於於越蠻荊之列故吳越荊楚詩皆不入三百篇至魯成公之九年吳始見於傳然猶謂之句吳吳之言句者蓋其土語然也自兩漢吳之賢士大夫文章功業遂卓然爭衡中國迄於今日號爲文物之地古今時世不同類如此也以予之才與學在吳人中爲最譾劣者然幸生子札之鄉雖不能爲詩而猶能知貽上之詩竊欲自附於子札之美齊風貽上其許我乎貽上之歸也嘗乞予爲序而予不暇以爲今者休沐無事因道此以遺貽上且欲貽上爲予辨正其所惑焉俞兆晟詩話序略曰客問余曰新城先生詩話盡此乎余曰否否此先生懷舊之深情也夫先

生之詩大含細入無所不包宇內從游者咸有觀海望洋之歎而迴風紫瀾不遺行潦數十年閒銜華佩實之彥或紆金鏘玉或巖栖谷飲其零紈片羽有合於古人無不手自鈔撮於是舊雨晨星驚風朝露感今追昔發潛闡幽是編所以作也先生晚居長安位益尊詩益老每懃懃懇懇以教後學時於酒酣燈灺興至神王輒從容言曰吾老矣還念平生論詩凡屢變而交游中亦如日之隨影忽不知其轉移也少年初筮仕時惟務博綜該洽以求兼長文章江左煙月揚州人海花場比肩接迹入吾室者俱操唐音韻勝於才推爲祭酒然而空存昔夢何堪涉想中歲越三唐而事兩宋良由物情厭故

筆意喜生耳目爲之頓新心思於焉避熟明知長慶以後已有濫觴而淳熙以前俱奉爲正的當其燕市逢人征途揖客爭相提倡遠近翕然宗之旣而流利變爲空疏新靈寖以佶屈顧瞻世道惄焉心憂於是以太音希聲藥淫哇錮習唐賢三昧集所謂乃造平淡時也然而境亦從茲老矣朋舊凋零吟情如覩吾敢須臾忘哉噫知此言可以讀先生之詩卽可以讀先生詩話矣

朱彝尊 子昆田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晚號小長蘆釣魚師又號金風亭長秀水人父茂暉明中書舍人本生父茂曙字子蘅縣學生秦淮春遊有句云春雨杏花虞學士酒旗山郭杜司勳有春草堂遺稿彝尊少負時才特雋異父茂曙初授以帖括既而歎曰河北盜賊中朝朋黨亂將成矣何以時藝爲乃授周官禮春秋左氏傳楚辭文選丹元子步天歌使誦之人笑其迂稍長爲贅壻於馮村始爲五七言詩與同里王翃周篔沈進李繩遠李良年爲課侍郎曹溶見而咨賞之時與沈進齊名人號曰朱沈祭酒吳偉業遊禾中見其所作歎曰若遇賀監定有謫仙

人之目矣嘗效俞羨長古意新聲體賦閑情詩陸麗京爲之絕倒作望遠曲思勝之不敵也嗜書成癖家藏舊本兵後散佚及客粵還過豫章書肆買書五箱盛一櫝又客永嘉時方起明私史之獄凡涉明事者爭相焚棄比還則并櫝亡之後留江都一年稍稍收集遇故人項氏子稱有萬卷樓殘帙因子二十金購之自是束脩之入悉以買書鄞范氏天一閣禾中曹氏倦圃溫陵黃氏千頃堂秘本往往借鈔得之一遊嶺南再遊雲中知交既廣風雅之道益進每遊必橐載十三經廿一史自隨至京師侍郎孫承澤過旅寓見插架書謂人曰吾見客長安者務攀援馳逐車塵蓬勃間不廢著述者秀水朱

十一人而已康熙十七年年五十舉博學鴻詞科與同
郡高佑紀入都性好飲酒每日暮泊舟輒失朱所在及
高往求之已闌入酒肆中醉臥壚下矣次年
召試擢高等授檢討同籍五十人集衆春園仿題名故
事各賦詩一首侍講施閏章爲之序俄充明史纂修官
既入史館有上總裁七書其第一書謂體例當先定略
曰歷代之史時事不齊體例因之有異班固書無世家
而有后戚傳已不同於司馬氏矣范蔚宗書無表志後
人取司馬彪續漢書志以爲志又不同於班氏矣蓋體
例本乎時宜不相沿襲史遷封禪之書北魏南齊符瑞
之志作史者不必效也此志之不相沿襲也班史第古

今人表上及於皇初歐陽子紀宰相世系下逮於子姓遼之遊幸金之交聘他史無同焉者此表之不相沿襲也史記列傳有滑稽日者五代有家人義兒伶官宋有道學他史無之此傳之不相沿襲也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則附於帝紀抑之則冠於臣傳公主一也或爲之傳或爲之表釋老一也或爲之志或爲之傳餘如天文五行或分爲二職官氏族或合爲一然則史蓋因時而變其例矣明三百年事有創見者建文之遜國革除長陵之靖難裕陵之奪門宜何以書躋興獻王於廟存之則爲無統去之則沒其實宜何以書志河渠者前史弟載通塞利害而已明則必兼漕運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

禦倭之衛宜何以書志刑法者前史弟陳律令格式而已明則必兼廠衛詔獄廷杖晰之宜何以書若夫志地理則安南之郡縣朶顏之三衛曾入圖版旋復棄之又藩封之建置衛所之參錯宜何以書至於土司承襲順者有勤王之舉反側者興征討之師入之地志則不能詳其事入之官制則不能著其人宜何以書凡此皆體例之當先定者也又魏定黔成英臨淮諸國衍聖一公咸與明相終始則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張道陵之後醜顏受世祿奉朝請於義何居然竟置不錄難免闕漏宜何以書此亦體例之宜審量者也弟二書謂史館急務莫先聚書明史一代之典三百年之事迹詎可止據實

錄一書遂成信史當蒐集文集奏議圖經傳記以及碑銘志碣之屬編爲一目以備采撰第三書謂具藁不宜速毋或如元史之牽率畧曰昔干寶勒晉紀先立凡例凡例既立然後紀傳表志相符貞觀撰晉書體例出於敬播於是李淳風于志甯等則授之以志孔穎達等則授之以紀傳治平撰通鑑長編叢目草卷草卷責之范夢得積至四丈截爲一卷於是兩漢則授之劉攽三國六朝隋則授之劉恕唐五代十國則授之范祖禹以故事無闕漏而文不繁複是史家之遺法也司馬遷續其父談之書以爲史記班固續其父彪之傳以爲漢書李百藥續其父德林之紀傳以爲北齊書皆再世而就至

姚思廉梁陳書曾鞏謂其歷三世傳父子數十年而乃成隋書始於王劭次以顏師古次以魏徵等其十志成於高宗時歲月更久蓋史之難成如此若夫元史其先開局纂修一十六人其後續纂一十五人合計其成僅十三月耳其文蕪其體散其人重複旣有速不台矣而又別出雪不台旣有完者都矣而又別出完者拔都旣有石抹也先矣而又別出石抹阿辛以及阿塔赤忽刺出兩人旣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傳矣而又爲立傳至於作佛事則本紀必書游皇城入之禮樂志皆乖謬之甚者以宋濂王禕一代之名儒佐以汪克寬趙汸陳基胡翰貝瓊高啟王彝諸君子之文學經術宜其陵轢前

人願反居諸史之下無他迫於時日故也朝一藁焉夕當叓此一藁焉彼或異築室於道聚訟於廷稗類雜糅嵌鑄分裂記述失序編次不倫雖欲速而汗青反無日也新唐書之成歷十有七年而紀表傳志書出兩手吳縝猶起而糾其繆況體例莫定草卷未編而以六十人之藁錯陳於左右其何以詮擇而會於一第四書謂革除年事多不足信辨燕王來朝爲野史之譌且辨建文帝自鬼門出亡其事非實三十三證以破之第五書謂儒林足包道學不必別立道學傳第六書謂東林多君子不必皆君子異乎東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當就立朝行已之初終本末定其是非別其黑白不可先存

門户於胸中而以同異分邪正賢不肖第七書謂崇禎一朝無實錄依據甚難措手今止據十七年邸報綴其月日纂爲長編恐挂一漏萬當取史館四方所上之書纂修者一一穿聯之參詳同異其死事諸臣各省題報方之野史當得其實亦宜分年書之其言辨而核二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秋充江南鄉試主考官既度江爲文以誓神入闈矢言益厲聞者以爲迂怪勿恤也公事畢地主問遺輒以分故舊攜其妻入京師無家具僅載書兩大簏而已有盜入其室發所藏止餐錢二千白金不及一鎰復命入都都御史魏象樞服朝服造門再拜彝尊辭曰非拜君也慶朝使之得人也二十二年

召直南書房內直官許於禁中乘馬
賜宅景山之北黃瓦門東南葢異數云有紀
恩詩云迴思少賤日足繭萬山中居一年挂彈事彝尊
好書自通籍後又借鈔得宛平孫氏無錫秦氏崑山徐
氏晉江黃氏錢塘龔氏各家之書所藏日益富絳雲未
燼之先藏書至三千九百餘部錢遵王撰讀書敏求記
凡六百一種皆記宋板元鈔及書之次第完闕古今不
同依類載之秘之枕中彝尊典試江左與遵王會於白
下求一見之終不肯出乃置酒召諸名士高讌遵王與
焉私以黃金及青鼠裘予其侍史啟篋得之雇藩署廊
吏數十於密室半宵寫畢并錄得絕妙好詞一卷詞既

刻遵王漸知之彝尊設誓以謝曰不流傳於外人直史館日私以楷書手王綸自隨錄四方經進書忌者嗾掌院學士牛鈕劾其漏泄以是貶一秩因作書櫝銘曰奪儂七品官寫我萬卷書或默或語孰智孰愚是時有書三十櫝矣僦居宣武門外之海波寺街獨處一室庭古藤一本櫟柳一株旁置湖石三五一二相知時時飲酒賦詩若不知其爲左遷官也二十九年補原官三十一年復坐事免既旋里不復出矣長洲韓菼語其門人張人受曰吾貴爲尚書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疏飲水名讀書萬卷也既歸買墅起曝書亭以度卷帙續收得四萬卷上海李處士延昰又以所儲二千五百

卷貽之所藏幾八萬卷乃著錄分爲八門曰經曰藝曰志曰史曰子曰集曰類曰說自爲之序彝尊雅才好博嘗與顧亭林書曰太原客館兩辱賜書贈以長律二百言久未得報去夏過代州遇今種天生道足下盛稱僕古文辭謂出朝宗于一上僕之於文辭猶秋蟬候蟲僅能遠去穢滓以自鳴其風露焉耳夫人所尚不同則文亦異焉足下謂僕之文異乎二子可也而豈遂過之與亟欲就見足下自訟其短旣至京師而足下已去見所撰詩本音謂三百篇無叶韻自僕思之聖人復起豈有易於足下之所云乎繼見足下與武子書論苓字音義之譌證以簡兮采苓之詩且廣引定之方中盧令車舝

諸篇凡零令等字悉當讀若鄰足下之用心可謂勤矣然僕竊有疑焉采苓之詩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顛釋者謂苓蘦也今甘草是也而枚乘曰蔓草芳苓李善注文選以爲苓古蓮字僕因是悟向者箋釋之誤蓋苓之爲蓮猶夫茄之爲荷爾蓮水花也而采於山顛五沃之土產蓮而首陽至瘠之地正以喻人言之不足信也而鄭氏以爲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豈不謬哉揚雄之頌趙充國也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而漢書金城有令居郡則零令等字古之人類讀若憐而非鄰矣鄰之與憐其音雖通然亦不可不辨足下試因其言而詳繹焉亦未必無小補也又答閻徵君書曰曩在都亭與足下過卒

然問僕以闕里之名所始僕無以應也蓋不自知汗之
流於背矣茲得手緘以四書釋地一編見寄發函讀之
其詮石門謂魯城七門次南第二門者是抑何詳且核
也繼以闕里一条謂始於魯恭王宮有雙闕故名僕竊
疑之記亡友顧亭林撰肇域志引史記魯世家煬公築
茅闕門之文足下證以春秋雉門兩觀外朝之地士庶
所不敢居遂指亭林之誤足下之持論斷斷不可奪矣
僕考之世本煬公徙魯又考之竹書煬公築茅闕門實
康王二十一年之事自煬公至定哀五百歲矣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事爾御廩災矣西宮新宮桓宮僖宮亦災
矣雉門兩觀災而復作矣中城西郛城之者再矣鮮有

久而不毀者獨茅闕門之作歷五百歲不改且闕以茅名其取材也未必固其爲地也未必密邇公宮雉門兩觀未必卽其遺址竊疑魯之春秋內事必書其不見於經傳者由歲遠而廢置故也然闕雖廢而里則名論語闕黨劉向新序謂孔子所居越絕書本事篇曰聖人教授六藝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魯之闕門則由亭林所引推之亦未爲誤矣煬公萘王先後並有闕門名里之始不能臆定未可因朱子於今本家語刪去闕里字遂執古之家語不得有闕里字也又與查德尹編修書論杜詩律細畧見李因篤紀事中子昆田能詩與之論體格上下好遊至老不倦嘗入粵入閩再至江南至雲

中皆有題詠以發其興趣每一篇出人競傳寫少不爲詞後稍好之別出新意集唐人詩成數十篇其詠春雨蝶戀花云江海茫茫春欲遍劉長卿岸上無人孫光憲野色寒來淺羅隱向晚因風一川滿薛奇童蘭閨柳市芳塵斷駱賓王越女含情已無限羊士諤灑霧飄塵包佶天畔登樓眼杜甫此夜斷腸人不見顧況紗窗只有燈相伴裴說舊有南鄉子云川闊遠天低戎昱垂柳陰中白馬嘶秦韜玉君過午橋回首望劉禹錫東西戴防依舊煙籠十里隄韋莊北渚對芳蹊姚崇自在嬌鶯恰恰啼杜甫腸斷舊遊從一別沈彬尋溪嚴維不是花迷客自迷李商隱名播錦集殊有妙思王士正見之以爲殆鬼工也出外家居著述不輟四十四年

聖祖南巡彝尊進經義考易書二種甚嘉賞之
賜研經博物扁以旃其意四十七年禾中飢彝尊與別
駕朱謙司訓楊汝霖輪日施粥遠近就食者日數千人
卒年八十一彝尊少居里中成禾錄及檇李先民詩乘
客粵輯嶺外詩一卷又注歐陽公五代史同里鍾淵映
助成之在雲中撰吉金貞石志粉墨春秋風庭掃葉錄
既以薦入都詞綜成入詞館采翰林故事分十五門制
誥講讀儀注選任論議書籍宴賚纂修記注使命典型
廨宇官制雜志附志名瀛洲道古錄官既罷爲日下舊
聞四十二卷經義考舊聞四十二卷分十三門蒐錄采
摭之書多至一千三百十五部碑幢雜記六十通成經

義考三百卷以鄭夾漈經籍志爲本而附益之不傳者存其目存者略論作者之意辨其得失蓋倣西亭授經圖兼用晁公武讀書志例也明詩綜一百卷靜志居詩話附焉曝書亭著錄八卷石柱補記一卷兩淮鹽筴書二十卷文集初名竹垞文類詩曰江湖載酒集騰笑集詞先有靜志居琴趣及蕃錦集晚又編爲曝書亭集八十卷彝尊古詩熟精選理出入於唐李白宋蘇軾閒嘉隆七子性所不喜而近體時時似之其論詩云凡學詩文當以經史爲根柢未有空疏淺陋剿襲陳言而可以稱作者也又曰予論詩以取材博者爲尚王士正曰竹垞著書最富其目竹垞文類者予爲序之尤愛其少時

永嘉諸詩如南亭云薄雲雨初霽返照南亭夕知逢秋水生我亦西歸客西射堂云已見官梅落還聞谷鳥啼愁人芳草色綠遍射堂西孤峙云孤峙題詩處中川激亂流相看風色暮未可纜輕舟吳橋港云聞說吳橋港荷花百里開當年王內史五月櫂船迴瞿溪云鳥驚山月落樹靜溪風緩法鼓響空林已有山僧飯飲吳郎宅云吳郎愛客解千齡勸引青絲挈玉缾落日兒童齊拍手過江三日幾曾醒和六坐上逢沈五云東陽年少沈休文五載相思兩地分今日謝家羣從在青綾帳外更逢君竹垞五言學文選其七言古詩跌宕放縱眞奇作也趙執信稱士正爲大家謂彝尊足以匹之人以爲知

言李集曰老友朱笠亭云某聞之老輩海內有三圖其二落梅里子知之乎集曰願聞其說笠亭曰一爲家竹翁煙雨歸耕圖一爲秋錦先生灌園圖一爲陳迦陵塡詞圖蓋三公皆命世才仗劍出門窮老盡氣所交皆天下奇士胷中鬱律不可一世一題一詠其詩詞盡古今之至寶今塡詞圖不可見歸耕圖亦歸他人之手矣

昆田字文益號西畯初名德壽彝尊子九歲善書得推拖撚拽法年十五教以詩下筆卽工從彝尊游閩粵還作羅浮蝴蝶歌律詩近唐人格調還自閩中父病瘧憂甚抵里父差而昆田遽卒有笛漁小藁又嘗採古今騷詩詞三體雋語依韻分編曰摭韻有五編未行於世錄

昆田羅浮蝴蝶歌云我曾南游南海披圖經朱明之洞恨未探幽局一寸二寸花開菖蒲節千个萬个竹篆科斗形巡山啞虎履尾亦不啞修蛇毒蠆焉敢來棲停惟聞青羊黃麟雪花鹿寶衢雲術往往逢眞靈更有碧雞五距雀五色千年老鶴彈舌聲泠泠麻姑釀酒罄盡東海水書邀王母畫下扶珠軿雲璫霞珮冉冉衆仙集九霳之簫一奏羣山青花前爛醉不復顧禮法拍肩把袂彼此相撩拎煙裊霧柚一笑看盡裂化爲蝴蝶百萬飛竛竮蓬萊左肱上有田九畝亂抽紫芝黃獨葠朮苓紛紛飲香吸露嚼瓊蕊一一黏枝裏葉懸金鈴五羊城邊昔遇梁太史喜獲一雙之繭浮歸舲巒江春風未滿五

十日雌雄並出光射船窗檽惜無入神好手爲圖畫但見珠孃織錦梳瓏玲垂虹亭長昨歲客嶺表石樓千仞直上追飛蜒白藤筏中亦擕鳳凰子遠分一繭粲粲同華星挂之紅羅複帳近端午謂已乾死有若囊中螢朝來忽聞簌簌破繭出仰眠牀上不覺神魂醒陸離光怪更異昔所見縱有孔雀局縮羞開屏張如東洋摺疊翡翠扇掠如古洞撲鹿蝙蝠翎綠毛倒挂無此好顏色何況金花蟲子紅蜻蜓何當客粵歲致繭百斛一花一蝶繞我幽茅亭對雨遣懷云經歲故園無信到一第新雁送愁來

周亮工

周亮工字元亮一字減齋號櫟園學者稱櫟下先生金谿人籍祥符方頤豐下眉長垂頰上目光如電少時讀書恆以夜自更初至達旦方一偃息日則游行登覽父文煒字赤之素行屹立人稱爲如山先生笑曰吾如山哉吾坦然者耳官諸暨簿忤令左遷王府官屬櫟園嗜飲喜客客日滿坐坐必設酒談諧辨難娓娓不倦或行觴政務極客歡而去然不耐俗士疾齷齪拘文吏喜談論有過從者便率意與談談盡輒望其去坐少久即露不愉色去又輒忘其姓名侯官許友稱爲秋月澹面春風扇人晉江黃俞邰目周櫟園吏事精能撫戢殘暴則

如張乖崖其屢更槃錯乃別利器則如虞升卿其文章名世領袖後進則如歐陽永叔其博學多聞窮搜遠覽則如張茂先其風流宏長坐客恆滿則如孔北海其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則如陶淵明其敦篤友朋信心不欺則如朱文季其孺慕終身友愛無閒則如荀景倩李孟元至其登朝未久試用不盡則如范希文而遭讒被謗坎壈挫折又如蘇長公見士人奔競輒曰是以日游神兼騎望火馬者崇禎庚辰進士授濰令以守城功擢御史十日而京師陷閒道歸里門入

國朝順治二年以御史招撫兩淮授鹽法道請削舊餉行新鹽商困以蘇升淮揚海防兵備道副使一日巡撫

中丞趣議事傳呼甚亟亮工徐徐行至堂下中丞曰吏
報某地賊起待公撲滅來何遲亮工曰以某料之必無
是事中丞恚曰觀察能以百口保鼠輩乎曰能倉卒置
食食訖出呼騎士責之曰中丞趣吾會食向驚呼奚爲
於是驚擾始定亦卒無賊也四年遷閩臬寇陷芝城劍
南道梗時山海崎嶇無尺寸乾淨土取杉關路入閩至
邵武著却寇功涖省與民休息時告訐者屢以通賊爲
辭多平反之六年擢右布政使汀寇猖狂權汀南道事
降賊首曾省以次勦平郁武耿虎建甯陳和尙延平吳
賽娘皆劇賊也又權漳泉道鄭成功據廈門率衆來攻
鳩民固守贖陷賊子女千餘人被難之骸骨甃之民忘

用兵之苦踰年升右轄尋轉左又權督學及兵備海道以才能稱遷都御史上章言閩事輒報可驟擢少司農聞者咋舌曰禍始此矣已而督臣飛章誣劾乃赴闕就質坐請室中獄事正急鐵衣羅周戶外方與黃山吳冠五共爲詩漏下數十刻不止一日顧伍伯乞紙筆作送客游大梁詩三十二絕句投筆起對簿以辟上詔逮法司復訊讞之日忽大風從西北起吹爰書入雲端移時乃卜於是羣公卿言曰天意如此獄可疑緣

大行遺詔未竟朝審適海賊甘藍郝三姓率千艘從閩安入內地焚掠南臺圍福州城中騎卒少閩撫從士民之計以亮工守西南門賊乘大雨薄城所在城堡嘗四

面火起鉦鼓聲動地周指揮鹵楯藺石渠答施設有序手發大礟應弦殪敵長嘯若神人發大礟擊斃其渠帥城乃得全獄事旋援赦論釋時大帥慮泉州十四塞居民謀變欲發兵夷其地亮工力陳不可狀且以百口保其無他帥感悟泉人賴以全活先是在維揚簿書稍暇讀書不輟即參拜大府酬酢賓客坐輿幕中日以數十卷自隨歸語友人輒舉其委曲雖甚久遠偶晰一字之疑引據證明必指其出何書載何卷常命掌記依檢應手卽得不差行墨在閩有詩人趙璧陳鴻俱侯官人歿不能塟出俸塟之西郊題曰詞人趙十五陳叔度墓嘗置一簿坐上與客言人才某某輒疏記之宦轍所至有

讀書能文者必先詣之東淘吳嘉紀窮而工詩引至見王士正且與客從容談說客退則手一卷燈熒熒然至夜分方寢以爲常督糧江淮閒四方之士慕之者爭願見司農舟車輻輳道路爲隘申凫盟涵光嘗言未見櫟園未覩滄海自是生平兩闕亮工篤於朋友汴水城壞張林宗抱其詩文與二子淪水中乃行求其少子載以歸家于役返里躬送之還中牟其守漳也故人門客在重圍中相與登陴賦詩抗詞同日無一人思解免者其被逮入都也百姓炷香號哭追送數千里謂公活我奈何反以閩事累公語悲痛不可聽吁難已後以康熙二年起靑州海防道轉江安糧道再被論事白而卒有賴

古堂集魏禧序之又有讀畫錄四卷印人傳三卷因樹屋書影十卷同書四卷盟書四卷字觸一卷五言九月十九日作云花朝今十日酒冷古重陽送胡元潤云入夢三眠柳移情六出花七言寒食後一日新鄉道上簡許傳嚴云半綻桃花全待雨平飛柳絮欲爲煙江行雜感云深秋梁苑新沙磧明月清溪舊板橋長汀舟中有感云幾處夢魂明月路一林楓柏夕陽船花朝登煙雲過眼樓簡胡彥遠卓初荔云望遠不中花在眼登樓無故淚沾巾南浦橋亭望夢筆山云西山夢冷花藏寺南浦人來雨壓城何其綺麗也其哭樵川楊淩飇秀才云啞地新詞破錦囊高樓君自拜滄浪文人命薄將軍死

誰賦城南舊戰場喜蔣用弢至自閩南云海水羣飛百丈高同君城上擁弓刀戰瘢莫向燈前看恐惹霜華上鬢[illegible]又有河朔橫槊之風矣

宋琬

宋琬字玉叔號荔裳萊陽人順治丙戌進士十六年以按察副使分守紹興罷歸居西湖上王士正曰康熙以來詩人無出南施北宋之右宣城施閏章愚山萊陽宋琬荔裳也宋詩頗擬放翁五言古歌行間闖杜韓之奧余初定其詩筆爲三十卷是年秋與余先後入蜀明年宋入覲蜀亂妻孥皆寄成都宋鬱鬱歿京邸此集不知流落何地矣又曰宋歿後二十八年子思勃來京師以入蜀集相示略具一二短章於此次黃州云賦成赤壁人如夢江到黃州夜有聲憶故鄉海錯銀刀魚云銀花爛漫委筠筐錦帶吳鉤總擅場千載專諸留俠骨至今

七筯尙飛霜筆管蠅云雕蟲小技舊知名食邑由來號管城曾與江郎書恨賦莫將刀筆博公卿題督郵爭界石云蜀國至今悲杜宇楚人終是戀鴻溝攄士正言本集三十卷入蜀集又在三十卷外今安雅集有二本一無卷數一爲其族孫邦憲補刻拾遺六卷與士正所定本失十之五六其入蜀集亦不可得見也吳偉業序畧曰當萬歷之中葉海內文氣衰苶萊陽宋氏獨以學古攻文辭鳴鴻生畯儒後先輩望而吾友故司空九靑在其間尤稱絶出繼九靑而起者又得吾友玉叔玉叔天才儁上接聞父兄典訓胚胎前光甘嗜文學自九靑之存騤駿乎欲連鑣而競爽盛年值際興運綰綬登朝羽

儀京國不可謂不遭時也而仍見遣跆用詎浮繫於理凡浹月而獲湔祓還官郎署出調外省其才情儁麗格合聲諧明豔如華溫潤如璧而撫時觸事類多淒清激宕之調又如秋隼盤空嶺猨啼夜境事既極亦復不盭於和平庶幾乎備文質而兼雅怨者竊幸典刑之未淪希大雅之復作因爲推本其所自來有得於天之成就者如此欲使後之習讀者知統繫在斯相與珍重而虔奉之也驛夜云銀漢欲斜爲客夜金釵初墜憶眠時登西岳廟萬歲閣云九曲流從星宿海五陵煙鎖帝王都胡去驕羅以獻將歸楚中小集南園即席云生徒南郡悲長笛詞客西京有洞簫有二鄉亭詞四卷又撰永平

府志二十四卷

施閏章

施閏章字尚白一字屺雲號愚山晚又號矩齋宣城人順治己丑進士補刑部主事奉使桂林謁定南王王爲治裝發樓船送之辭弗受遭大母喪以承重解職除服補刑部員外郎

世祖拔曹郎有文者充學使得七人閏章爲首遂提學山東僉事取士先行後文所在講學重儒術嘗過鄒平拜伏生墓觀其祠堂壁間畫蠹錯受書狀慨然久之臨去亟涕示諸生謂經學已微其授受宜亟如此遷分守湖西參議轄吉臨袁三州袁無土著流民集其壯者萬人聚文昌折桂兩鄉吉水令捕其梟長髮廣柚檻車詣

軍門閏章陳兵叱縛其人髡其首髮劓其所衣廣袖而盡釋之約令悔罪招致其部下皆予以不死且自爲文使持告兩鄉民其人流涕願如約時永明兵猖狂轉餉甚急御史以逋賦檄下湖西道使亟征輸閏章作勸民急公歌垂涕告之歷山谷間悉窮民狀作彈子嶺大阬歎竹源坑諸篇以獻上官上官咨嗟比之元結舂陵行而民輸租賦無敢後者閏章又於行部所在設講堂講學於中學徒從之甚衆缺裁父老留之不得醵金建龍岡書院祠閏章請閏章講學三日而後去初湖西道駐臨江有清江環城下民過之咸泣曰是江如使君因呼爲使君江至是送至江上咸悢悢不能別復送至湖值

湖漲所乘舟輕不可渡民爭買石膏塡之已渡乏食賣其船爲路用賦費船行人競和之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授侍講辛酉典試河南次年轉侍讀博於酬接口吃艱於詞語聞忠孝事及羈人才士有失職者輒感憤慷慨涕泗隨語下少孤事叔譽至孝一日叔誕辰親戚上壽而叔以小故忤意堅臥不起閏章跪榻前移晷後客都門每憶叔輒涕泗母馬事其大母吳不悅於大母叱反其家而遽卒閏章初字曰屺雲以此也既貴贈母爲宜人閏章以手據地請命於大母大母爲手挈其母主祔於廟焚黃以告左右皆哭賀者傍徨不得進爲之罷賀官湖西叔砥園來視之跪迎之有不悅必冠服長跪

俟其解乃起爲文數易其草或客在座即諮之求其改定或有首尾不留一字者嘗製帳題詩其上寄林翁茂之一時名士多屬和名曰詩帳在湖西講學白鷺洲父老子弟環而聽者往往千人聞其言或至泣下其講學以體仁爲本蕭山毛甡在幕下湖西有舊講堂文成講學處外爲白鷺洲新設講會於中楚人楊耻菴從東來率其徒講文成之學閏章以爲疎以新安之學抵其隙謂學在事物不求之事物而求心性非空門乎少頃會食閏章曰顏子不遷怒非易昨官庖闕供怒之宜也今治魚留乙而又怒之則遷怒矣耻菴曰若是可得求之事物否閏章亦無以難也在濟南爲李攀龍作墓碑且

爲立後奉祀語所親曰我輩既知學道自無大戾名教但終日不見已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嘗選近人詩爲藏山集所著詩初名雙谿草堂集後定學餘堂文集二十八卷詩集五十卷外集二卷次答沈梧州送別云脫贈平生意殷勤去後期雪中寄楊商賢云此時雪滿山正對寒江寺贈商賢云家傳殉國劒身老釣魚磯人日涇川道中云人日日初晴春風一夜生野梅誰早折凍土又新耕秦淮閣夜云明月非霜雪滿城生夜涼過湖北山家云野水合諸磵桃花成一村雨後云高柳不藏閣流鶯解就人贈登封葉井叔明府云翠屏橫少室明月正中峯與王京兆宿敬亭

云不辨翠微色秋山黃葉重天衣寺同景玉桐君云月照竹林早露從衣袂生古文橅歐蘇不失矩步王士正曰洪昉思問詩法於閏章閏章曰予師言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卽現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樓縹緲在天際余則不然譬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須就平地築起洪曰此禪宗頓漸二義也又曰昔人論古詩十九首以爲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愚山五言送梅子翔云朔風一夜至庭樹葉皆飛孤宦百憂集故人千里歸岱雲寒不散江雁去還飛遲暮兼離別愁君雪滿衣此雖近體豈愧十九首邪又曰予讀侍讀五言詩愛其溫柔敦厚一倡三歎有風人之旨其章法之妙如天衣無縫如園客獨繭約

略舉之若別緒不可理酒盡暮江頭人日日初晴明月無遠近倚枕不能寐數篇是也予嘗以暇日撰感舊山木二集所錄愚山詩爲多意有未盡因別取五言近體爲摘句圖傳好事者全祖望曰愚山之家學本於王父中明先生實爲新建盱江之傳而又從沈公耕巖得聞漳浦之學故不名一家是乃學術源流之所在也論其造詣殆與魏敏果湯文正陸清獻同道同德魏湯二尚書敭歷槐棘多所發舒清獻遭摧挫而愈顯愚山於其中最爲闇淡又以工於詩古文詞世人反用是掩其學問之大原儻有如李巽巖李文簡公合作韓范文富歐馬六公年譜者其必班而齊之也夫

查愼行

查愼行字夏重又字悔餘號初白海甯人康熙四十二年進士官編修初受學於黃宗羲不惑於圖書之學有周易玩辭集解十卷初白早年行役足跡半天下其未到者秦蜀滇南耳閱歷山川之勝多見於詩篇什之富與帶經堂埒年將六十始以孝廉供奉內廷通籍後詩格稍變矣有敬業堂集在園雜志云

聖祖幸海子捕魚羣臣賦詩愼行得句云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

上稱善內侍宣煙波釣徒翰林蓋同時有學士查昇也高斯億爲畫竹以詩報之云畫竹原從草書出眼中誰

見張芝筆高生善書久絶倫餘技兼爲竹寫眞自言亦
用狂草法頗覺游戲能通神無諸城中少修竹客舍連
旬苦炎毒賴君妙手補畫工爲我一揮終十幅幅終擲
筆風雨來野人疏爽心顏開須臾雨止墨光溼潤入紙
背生蒼苔老龍蛻骨瘦倔强翠鳳掉尾紛毰毸魄雄氣
大腕力壯盡埽篠簜皆凡材忽然幻作鐵鉤鎖世有誠
懸應識我渭川千畝胸鬱盤放縱精微無不可文湖州
筆繼者難後來獨推王孟端人間多畫風中柳珍重蕭
郎十五竿與顧梁汾舍人次閣學韓公韻云往事相關
綦巳散秋風纔到鬢先知重過齊天坡云人來天際斜
陽影馬踏雲中落葉聲夜觀曉山和韻云時危莫以烽

爲戲我意方憂王亦焚錢田閒以投贈先君子詩見示感而次韻云詩負記憶關心讀話到蒼涼掣淚聽楊花云春如短夢初離影人立東風正倚闌拂水山莊云老屋尙支秋水閣墓田新拆耦耕堂生不並時憐我晚死無他恨惜公遲樓上看雨云牆缺雲流山影去樹頭風截雨聲來雪後渡揚子江云白頭浪裏參差影看盡江南雪後山沈德潛曰施注蘇詩行世久矣敬業堂補所未及兼多駁正以無力未鐫行也所爲詩得力於蘇意無弗申辭無弗達或以少蘊藉議之然視外强中乾襲面目而失神理者孰得而孰失耶惟學之者勿更揚其波耳袁枚曰他山詩以白描見長辟之於畫其宋之李

伯時乎

楊雍建　李森先　李正華　湯右曾

楊雍建字自西一字以齋嘉興府學生海甯人貢入成均順治甲午舉人乙未進士知高要縣丁酉廣東鄉試分校入爲兵科給事中上書諫獵

世祖怒幸南海子召九卿至晾鷹臺然後召楊入諭以安不忘危意責以沽名衆皆危懼而

世祖寶獎其敢言有意大用之廷議遣滿洲大臣巡方上疏止之給事中舊司封駁廢不行久矣楊獨行之直聲震天下初由知縣擢給事中遷禮科已亥會試分校再轉吏科進刑部都給事中以疾免尋起原官內升以京卿需次田里復召入省食四品俸管戶部給事中轉

禮部掌印遷兵部督捕右理事官晉通副歷太僕寺卿擢左副都己未會試總裁巡撫貴州入為兵左侍乞養歸既免喪

命修理高堰以勞成疾引還高要為制府駐節地行師供億甚繁每羽書下徵民夫累百納諸廨宇隙地會歲除公忽曰民夫亦人子何忍使之露宿命徙廊廡下以酒飲之夫叩頭謝有泣下者箄中以榕樹條為緡繩然燬火百夫長持軍符下縣徵解語不遜公坐而撻之泣告其帥帥以語總督王國光國光曰是書生且彊項吏不可犯乃罪百夫長而薦於朝

駕幸南海子上疏請慎起居尋條陳廣東八害大指謂

差徭太濫雜派太煩星役無定例用夫無限數鹽埠日
費以說日盛欲柴禾恣肆流毒皆中時弊且云以敝赳
之勢氏任兩藩王之公務爲力不支目今川貴底定合
隄一王鎮其地既而靖南王移鎮福建明季東南文士
倡爲復社海內應之著錄二千餘人其後十室之邑莫
不有社疏言朋黨之禍釀於草野欲塞其源必先杜絕
盟社飭學臣嚴禁康熙元年
上在諒闇奏事者見顧命輔臣皆長跪雍建立而語輔
臣目送雍建曰此南苑上書諫獵者也及復起掌刑科
歲在甲辰有星孛於翼軫抵降婁同官有以爲含譽星
者受命之祥雍建言宋咸平初彗見營室明成化中彗

掃三台出天田入太微垣其時或下詔求言或允羣臣
言修省故不爲灾清宮齋戒力圖修省發德音下詔旨
廣求直言詳詢利病有可慰百姓者立賜舉行幷飭內
外文武大小臣工滌慮洗心共修職業則無難轉禍爲
福
聖祖優旨答之遂赦天下方在天安門聽宣讀赦書是
日紅本下二獄因當決吏箝紙尾進請抄發雍建曰昨
頒赦而今日行刑是詔令不信於天下也紅本當封還
同官爭言不可雍建曰六科以封駁爲職官也吾封之
咎吾任之不以相累也下三法司再議二囚得不死王
士正曰本朝諫官以以齋爲第一御史以李琳枝森先

為第一銓曹以王東皋伯勉為第一此天下公論也伯勉蕩陰人順治三年進士在銓曹一介不取總憲某嘗數鹽法之弊龔鼎孳曰但以兩淮付王伯勉兩浙付魏貞菴各加僉都御史久任何患鹽政不肅乎

李森先字琳枝掖縣人崇禎進士順治二年由國子監博士考選御史兩經革職俱起原官又以請寬言官之罰疏戍尚陽堡尋起用河南察荒陝西道有鐵面冰心扁額以御史按下江誅鉏豪猾有海忠介之風中讒被逮吳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既登舟僚屬皆在相視揮涕松江府李正華最後至奮然攜一酒瓢滿酌送侍御慷慨言曰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成敗

利鈍造物司之今日之行榮於登仙何至作楚囚相對
邪侍御捋鬚大笑曰李君言何健也過雲間亭云空亭
積水松陰亂小閣張燈夜氣清

李正華字貢書獻縣人松江知府以考成不及格鐫罷
去行之日囊無一錢松江人醵金數百强投舟中復人
製一衣獻之凡數千領正華一無所受松人走白巡撫
中丞下檄使受之移書慰勉乃量受爲行李費既歸騎
一驢往來田間歲一至郡城王士正曰近日廉吏以正
華爲第一　鐫級歸家南廷鉉鼎甫官河間時與之往還
甚稔于過獻問其所居在縣西門數椽僅蔽風雨也

湯右曾字西厓仁和人康熙戊辰進士官吏部侍郎有

懷清堂集康熙庚辰改編檢爲科道官右曾改給事中爲光祿題辰龍關云束馬懸崖險關門鬱不開居然横戟地曾此挂弓回浩蕩妖星落蒼茫角吹哀兵家爭問道爲語勒銘才何其伉爽使黔詩多高作黔陽絶句云白白紅紅繡袂花盤絲繪蠟畫堪誇自吹木葉銀鐶女者卜河邊問宋家右曾少以詩名書法遒媚似東坡以禮科給事中督河南學政作誓詞告天甚苦居官三載不名一錢此近日廉吏之尤著者不可没也

韓菼

韓菼字元少號慕廬長洲人康熙癸丑舉南宮第一對策復爲第一人官至禮部尚書謚文懿有有懷堂集父馚字誦先少爲名諸生馚妻母老而貧悉籍橐時歷具歸之曰故非埼物也時稱爲篤行君子菼少侍父讀書山中日命鈔錄五經史記漢書唐宋大家文馚之言曰書本必須手錄昔人有巾箱五經謂一經鈔寫終身不忘故須手錄一過也又曰文章之要根於經材於史浸淫乎先儒之傳注訓故深探力索久乃自得尤在度程各有宜適未可汎駕出入變化不離乎宗乃稱乎神菼夙稟庭訓更遭多難未嘗暫廢順治丁酉歲府試第一

引經據古評者以異才目之嗣是試卷無一落者中以詿誤不試於場屋者十餘年至壬子始援例入太學郎受知於徐司成元文是秋預鄉薦癸丑春值釐正文體之時遂以經義開風氣之先駸駸乎有起衰之功矣當廷試日吳三桂逆釁已萌炎對策力言三藩當撤無少顧忌祭酒阿理瑚請以故相達海從祀兩廡炎言海造國書一藝耳未合從祀之典鄭侍御維孜請令國子生回籍應試力言太學一空非京師首善之義皆侃侃建白不隨不阿立齋健菴兩徐公炎先後出其門當兩公致仕憂患時人皆避禍獨挺身周旋之嘗語門人張大受曰吾官尚書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多讀萬卷

書也先是會試闈中得焱卷輒嗟咨不置及撤棘
上宣取焱硃墨卷觀覽久之深以爲得人是年冬
召至起居注館作太極圖說越三日寫時文進呈明日
命悉呈平日文藁時不及莊寫即呈刻本五十篇蒙
召至宏德殿講大學畢
問平日所作必尚多隨復進三十三篇其三篇即鄉試
卷也後又同內直諸臣陪
諸皇子取中庸卒章之首節命題焱卷進呈
上覽之亟稱善傳示內廷又充讀卷官時有策中語
上疑之以問焱對曰在史記某卷檢書良是至是
賜篤志經學扁額其自序曰焱伏自思維下才末技荷

九重殊奬爲自古萬一有之遭逢敘於篇首所以榮耀
君恩而不敢忘又伏自幸先人之緒言遺澤得以少伸
於今日顧不自享於其身而終以不及見爲絶可痛也
茲撰述及一切碑版文字足以潤色鴻業數韻語者不
之及也有唐解元墓下作云在昔唐衢常慟哭祇今宋
玉與招魂時宋商邱新葺唐六如墓其實墓在横塘商
邱所葺在桃花塢乃六如讀書處也茲四十三年八月
卒於官年六十有八

姜宸英

姜宸英字西溟號湛園慈谿人少數奇鄉試表聯中用黜竄堯與舜典字塗改淸廟明堂詩監試以爲怪令易之曰此李商隱韓碑詩非僻書也御史怒摘微疵貼出後年餘學士徐元文薦修明史與黃虞稷俞郃以諸生入史館食七品俸又分撰一統志月給餐錢仍許與試衣儒生衣雜坐公卿之次崑山尚書徐乾學告歸詔許以書局自隨上言以宸英及查愼行自助宸英從之南歸舉鴻博掌院葉方藹尚書韓菼將薦之方藹適宣召入禁中逾月而出已無及矣新城王士正歎曰豈非命乎尚書翁叔元雅相知好叔元受枋臣指劾睢州

尚書湯斌西溟以文責之一日傳遍京師明太傅珠有僕安三溺之有言必從勢張甚太傅子成德從宸英學飲酒閒從容言安三之可任願少假顏色必得當以報大怒投杯而起且斥罵之安三聞之極恨宸英古文有名於時魏叔子謂侯朝宗肆而不醇汪苕文醇而不肆惟西溟兼乎醇肆之間旅食京華者垂四十年聖祖聞其名嘗問內直諸臣江南有四布衣尚未仕乎即李因篤嚴繩孫朱彝尊宸英也又嘗呼其字曰姜西溟古文當今作者每鄉試榜發使人覘之曰宋五得毋坦率否竹坨勸其罷南闈試怒不答平生不食豕兼惡人食豕一日戲語之曰假有人注鄉貢進士榜蒸豕一

請自食之則以淡墨書名子其食之乎姜笑曰非馬所
工詩文傾折海內士然屢赴試不見錄求文者戶外屨
恆滿爲文疎古排宕得歐曾之神書法尤逼公權有乞
片紙者寶若拱璧其古詩選序云文章之流敝以漸而
致六經深厚至於左氏內外傳而流爲衰世之文戰國
繼之短長之策孟荀莊韓之書奇橫恣肆雜出而左氏
之委靡繁絮之習派爲無餘矣此一變也自是先秦西
漢文益奇偉至兩漢之衰骫勢日趨於弱下逮晉魏六
朝而文章之敝極焉唐興諸賢病之而未能革也迨貞
元大儒出始倡爲古文易排而散去靡而樸力芟六代
浮華之習此又一變也惟詩亦然自春秋以迄戰國賈

風之不作者百餘年屈宋之徒繼以騷賦荀況和之
雅稍與此亦詩之變也漢初蘇李古詩十九首以五言
接三百篇之遺建安七子更倡迭和號爲極盛餘波及
於晉宋頹靡於齊梁陳隋淫豔佻巧之詞劇而詩之敝
極焉唐承其後神龍開寶之間作者坌起大雅復陳此
又詩之一變也夫敝極而變變而後復於古誠不難矣
然變必復古而所變之古非卽古也戰國之文不可以
爲六經貞元之文不可以爲史漢明矣今或者欲銜唐
人之詩以爲卽晉宋也漢魏也豈學古者之通論哉譬
之居室然今有富人之室其子孫不能整理卽於敗壞
後有富人者居之閈閎崇如墉垣翼如非不霍然改觀

也然循其涂徑而非問其主人而支派已不可復識矣夫六朝之頹靡固亦漢魏之支派也唐人變而新之其霍然改觀固然矣毋亦富人之代居而不可復識者乎故文敝則必變而後復於古而古法之微尤有默運於所變之中者君子既防其漸又憂其變也新城先生五言詩之選蓋其有見於此深矣於漢取全於魏晉以下遞嚴而遞有所錄而猶不廢夫齊梁陳隋之作者於唐僅得五人曰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蓋以齊梁陳隋之詩雖遠於古尚不失爲古詩之餘派唐賢風氣自爲畛域成其爲唐人之詩而已而古人者其力足以存古詩於唐詩之中則以其類合之明其變而不

失於古云爾先生之選七言體七言雖濫觴於柏梁然其去三百篇已遠可以極作者之才思義不主於一格故所鈔及於宋元諸家至明人則別有論次焉學者合二集觀之於以辨古詩之源流而斟酌於風會之間庶乎其不爲異論所淆惑矣又三昧集序云新城先生旣集古五七言詩復有唐賢三昧之選蓋選五七言者所以別古詩於唐詩也詩至唐極盛矣開寶以還盛之盛者也選唐詩三昧者所以別唐詩於宋元以後之詩尤所以別盛唐於三唐之詩也昔夫子刪詩不斥鄭衛而三百篇中有淫辭無俚辭俚之病至於無所不盡旣無蘊藉渟蓄之意於中則其於言也求其依永而和聲必

不得矣夫鄭聲之宜放以其淫也然其聲故在也詩至於無所不盡而俚將并其聲亡之而風雅委地矣然今人之疏於唐律者必曰宋詩且以新城先生嘗爲之此知其迹而不知其所以迹也先生自序此選謂別有會於司空表聖嚴滄浪之旨錄盛唐詩尤雋永者自王右丞以下得四十二人以爲此集近虞山錢受之極論嚴以禪喻詩之非而於高廷禮之分四唐則案以作詩之歲月駮之曰燕公曲江亦初亦盛孟浩然亦盛亦初錢起皇甫冉亦中亦盛夫詩不可以若是論也余以毛詩考之作誦之家父見於桓公八年來聘十五年來求車爲東遷以後人矣其於詩也不害其爲小雅黍離行役

之大夫及見西京之喪亂嘗爲東遷以前人矣其於詩也不害其爲王降而風故初盛中晚亦舉其大概耳而盛唐之詩實不同於中晚非獨中晚而已自漢魏迄今有過之者乎蓋論詩之氣運則爲中天極盛之運而在作者心思所注則常有不極其盛之意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詮言有盡而意無窮辟之於禪則正所謂透徹之悟也不求之此而但規撫浮響慢句以爲氣象而託之盛唐此明嘉隆以來稱詩者之過也於前人乎何尤或曰然則唐文之與詩何如曰論詩於唐以後與文不同古文自韓柳始變而未盡其徒從之者亦寡歷五代之亂幾沒不傳宋初柳穆闡明之於前尹歐諸人繼之

於後然後其學大行蓋唐與宋相賡續而成者也詩至中晚已小變王元之輩名爲以杜詩變西崑之體而歐蘇各自成家西江别爲宗派至南渡而六義道喪朱元晦至比之村劇其閒能以唐自名其家者十無一二論者謂反不如西崑之浮豔其聲存也然則是集成而復唐已墜之響於千數百年以後庸詎非承學者之甚幸哉既舉鄉闈丁丑年七十矣入闈復違格受卷官曰此老今年不第將絕望矣爲改正之遂成進士廷試二甲第四十卷進呈特拔一甲第三授編修庚辰末散館主順天試事爲同考所牽連下吏大臣皆知宸英無罪以爲其事當自白無爲之言者遽病死於獄王士正方長

刑部歎曰吾在西曹顧使湛園以非罪死獄中吾其愧哉在史館爲一統志諸論序說者以爲經世之文有海防總論一卷江防總論一卷湛園札記三卷湛園集一卷別有湛園未定藁六卷又眞意堂文藁一卷葦閒集行於世惜花云一春强半是春愁淺白長紅付亂流賸有垂楊吹不斷絲絲綰恨上高樓

文獻徵存錄卷二終